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十五編

鴛盟離合記

言情小說

(卷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鴛盟離合記卷上

敘篇一

這部書說起來。是幾箇人身上的事。恐怕沒有小說那樣有趣。但是讀完之後。想一想。原來如此。比小說還要奇怪。亦未可知。總之發端沒有什麼稀奇。故起首先作敘篇。趕緊說完。然後說到鴛盟離合記原名叫做『人之妻』的本文。這人之妻。是什麼意思呢。諸君讀完後。自然曉得。

却說英國北部。是風景最好的地方。就這北部說起華美的邸第來。人人都以伴野莊爲首屈一指。這是英國貴族伴野氏世居的花園。雖沒有瀨水城那樣莊嚴的城郭。但登臨憑眺。比瀨水城還要好上幾倍。地方在山的高處。有川流。有牧場。更有櫻花梅樹丹楓老櫨之屬。森林鬱鬱。何等壯麗。隨便多少年住不厭的是這箇莊園。這就是伴野山莊向來的評判。

這貴族家不幸出了兩代敗子。現今變了箇極貧的人家。恐怕英國貴族中第一等

貧窮的。也算伴野家首屈一指。附屬的田地牧場。可以變賣的。久已落於人手。留下的僅有先祖遺言。或法律所禁不能變賣的部分。但也是抵押重債。借上加借。邸中所收入的。只穀利息。任你法律禁止。除了送與他人外。並無他法。法律的效驗。僅僅乎無論何時。原主皆有取贖的權利。但其時利息憑銀主自由計算。說起來取贖的權。無論何時。在原主手中。但不過這樣一句話。其實早變成他人之物。

可憐支持這分人家。無論如何。不能送與他人。拚命與窮鬼鏖戰的。就是當年廿七歲的家主伴野小侯。與老母二人。小侯的父。數年前去世。僅留下一身虧空。小侯的母。成了寡婦。但是箇女英雄。他的心思。無論如何。到死為止。一定要贖回這分家產。小侯秉受老夫人的性質。也是咬牙切齒。要拉起父親推倒的家財。除此以外。沒有目的。幾乎有夜不成寐的苦心。

照尋常說起來。一箇貴族的家主。應該早經有了妻室。當那沒有的時候。那四方來求婚的。自必不一而足。以及媒媪之類。久經牽絲引線。但小侯這時。尙未娶親。交際

場中。竟足跡不到。在人當壯年。無論看什麼事。都覺高興的時候。偏是小侯處着這樣境遇。自然牢騷抑鬱。臉上從沒有笑客。久經艱難。容貌也覺得容易蒼老些。論起來。這樣境遇。每至墜人的志氣。在別的人。往往有流入佯狂厭世一派的。而且計算起來。覺煩惱利息加的這樣的快。隨便怎樣。沒有滿足的時候。豈不是幾乎令人絕望。但小侯想到這種情形。便換了一副心腸。跑到邱中高岡頂上去。望着家中。從前領土。看看四邊的光景。叫道：『這樣華美的莊園。忍心送與他人麼？』自己激厲自己。把那奮發心喚起來。然後回家。從此便精神抖擻。再與窮神接戰。

這樣淒涼的母子間。還有兩箇喫閒飯的一箇是老夫人的從妹。也是寡婦。無家可歸。依着外甥過活。但也是箇有良心的婦人。除掉喫口飯外。其餘沒有費用。更有一箇人。便大不相同。是小侯的弟。名爲次男。年方二十三歲。時看見母夫人同老兄的哭喪臉。便楞着眼睛。如黃蜂一般。此人是箇粗心浮氣的少年。沒有乃兄的見地。常說家中煙氣薰得難受。向老兄索着血也滴得出的銀子。買了一紙士官執照。住

在營裏。英國休職士官執照可以買賣。時時還要硬索零用錢。這樣人就使零用不缺。也不能成華美的軍人。老兄夜裏睡不着來的幾箇錢。幾乎被他連根帶去。老兄生來嚴重。又是箇深心人。想着兄弟的根基。本來不壞。早晚就可望他做帮手。所以能寬恕的地方。總恕他一層。不料到底不能如意。反使老兄絕望的時候來了。一日次男悄悄的回來。告訴老兄一件大事。什麼事呢。是假造人家的憑據。已經到期。倘立刻沒有一千鎊。拿出不能不到監牢去走一遭。一千鎊的巨款。無論如何。小侯的力量。能辦得到麼。

叙篇二

件野小侯是深沈人。喜怒哀樂。不現於面。但是聽見兄弟假造千鎊的憑單。那臉上。如天色將晚。蒙着黑雲。一般不聽見。霹靂是不會晴朗的。次男從來沒有見過老兄這樣生氣。不怒的人怒起來。格外可怕。次男看着老兄臉色。不由不膽寒。說道。哥哥實在沒得說了。任憑哥哥責罰罷。次男早預備挨一頓臭罵。但老兄也不罵。也不怎

樣光是看着兄弟的臉一言不發看去全是說不出的惱怒說不出的驚恐要曉得憑單中盜寫他人名姓與盜賊無異是刑法上的罪人。明明白白是詐偽取財。小侯不作聲不是沒有道理。自言自語道。唉。倘不關家門名譽。我就把他細着送出去。但對了次男。終是一言不發。實在除了細送以外。沒有法子。小侯想起祖上聲名何等重大。堂堂伴野家嫡親子孫犯罪。無論什麼事。都沒有這樣可慘。小侯這時候。想不到後來親手縊人的咽喉。有那樣可悲的境界。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小侯對着次男看了十分鐘。才說出一句話來。道。這事情。倘被母親知道。那就完了。這句話可以見得他心裏只有一箇母親。他想着無論何事。首先不可使母親擔這種驚恐。那曉得次男紅着臉說道。我早和母親說過了。母親大怒說道。這事聽你自己也好。怎樣也好。我因為母親處沒得說。所以到哥哥這裏來。這句話沒有聽完。早一聲大喝。無知的笨賊。小侯從來沒這樣罵人的。這時候脫口而出。大怒道。你叫母親。耽這樣心事。你自己想。還有爲子之道麼。爲什麼不先到我這裏來呢。次男說道。

我恐怕說了被哥哥叱罵對母親說母親不會罵我小侯道不用說了你想着對我一講便要挨罵喚次男我支持這分人家有保守家風的義務罵了之後隨便怎樣總得想箇法子你先把那情節告訴我小侯爲人決不像女人的驚皇抑鬱歷年以來在艱難中過日子聽你什麼局面看得快決斷得明白當時問道第一我要聽的是盜用什麼人的名姓通融一千鎊和你分用的人多不多次男道盜用的是天文博士天津倉人的名姓小侯歎口氣說道人多得很那樣的善人你盜他名字幹什麼呢次男道哥哥這不是我一人幹的事博士兒子叫作波郎的拿了憑單來說他自己的字不好叫我只寫他老翁的名字我本來拒絕他但他說這憑單如同得老翁承諾一般決沒有假造的罪名期限到了必定告知父親可以清償的波郎做這種事也不止一遭我替他寫名字雖是頭一次但去年也曾有一箇朋友替他寫過的小侯聽了這番話覺得比意中所想的罪名要輕幾分說道倘只有這種情節那償還的事波郎不能負擔麼次男道現在有無論如何不能對他老翁言明的情節

據他說。隨便怎樣。沒有法子。小侯道。你使人假造憑單。現在要叫人家還債了麼。有名的敗子。這樣亂說。也不可知。但是你又像自己的義務是的。我真就不解了。次男道。他那錢一半是我用的。應該最先說的話。擱在最後說。這是做壞事的普通脾氣。但是把一箇少須安心的小侯。聽見這樁事。忽又歸到絕望的盡頭。說道。怎麼你用了一半照這樣子。那能推在波耶身上。怎麼來得及說那絮絮叨叨的事情。莫說一半就是百分之一。你既寫人家的名姓。用人家的錢。那就全是你的責任。除你償還之外。沒有話說。次男道。不必全還。請哥哥拿出一半來。在當時。我也有還債的成算。不過時運不佳。蝕本罷了。小侯不曉得賭博。自不解『蝕本』這句話的意味。他所謂還債的成算。是指着賭贏了。說的這真是不可恃之恃。小侯怎樣能知道呢。便道。你說蝕本蝕去的。倘不全數歸還。是紳士的道理。麼。件野家。從古以來。沒有這輕視責任的家風。如今一千鎊。且不提本月。與來月百鎊的抵樁。都沒有次男。次男你幹的事。真了不得。小侯不是愚人。到此也不能不說這種蠢話。又稍須想了一想。說道。好。

好。次。男。這。責。任。你。的。老。兄。擔。了。罷。我。也。不。說。什。麼。你。放。心。罷。你。不。是。冥。頑。不。靈。的。人。此。後。做。事。須。要。前。後。想。一。想。次。男。這。時。候。看。見。老。兄。起。了。決。心。並。沒。有。爲。難。的。情。形。倒。反。疑。惑。起。來。問。道。哥。哥。不。是。想。把。這。房。子。變。賣。麼。小。侯。道。變。賣。房。子。也。不。彀。憑。單。的。數。目。我。明。日。親。到。博。士。家。去。把。你。和。波。郎。的。事。講。明。了。謝。罪。的。話。也。要。說。一。說。總。之。暫。時。請。他。墊。一。墊。次。男。道。只。是。難。爲。了。哥。哥。小。侯。道。有。什。麼。這。憑。單。譬。如。你。同。波。郎。竟。如。期。交。付。了。但。是。既。入。我。耳。就。是。我。的。事。兄。弟。雖。暫。時。盜。用。博。士。的。名。義。我。不。去。謝。罪。也。不。行。小。侯。是。到。處。依。着。正。直。行。事。的。次。男。說。道。如。此。定。苦。了。哥。哥。小。侯。道。我。近。來。久。仰。博。士。的。大。名。他。著。的。書。也。讀。過。本。來。想。見。他。一。見。但。是。因。這。種。事。和。他。見。面。真。是。難。受。況。心。裏。所。尊。敬。的。人。那。難。受。更。加。上。幾。倍。但。是。不。得。已。也。沒。有。法。子。小。侯。的。話。到。此。爲。止。

叙篇三

嚴。重。的。人。看。起。來。沒。有。什。麼。過。於。親。熱。的。但。是。真。正。的。親。熱。却。在。嚴。重。的。人。那。貌。似。

親熱的親熱只擱在嘴裏中途歇脚的事多得很真嚴重不像親熱的親熱必定是始終貫徹的伴野小侯的親熱便是這一類所謂真正的親熱次男不由感動天良叫道哥哥！哥哥！我要哥哥費心的從此爲限我一定改變行爲這句話從前也說過現在再說哥哥又要笑我但是這一回我自己悟透我的行爲從此以後我立意成人只有這一回不肖事情哥哥恕了我我倘使仍住在營裏左右只有波耶那種惡友我趕緊賣去我的前程賣來的錢當做資本那怕一人不識得的外國也去求自活之道決計不再使哥哥和母親爲我煩惱了這時候次男竟拿出真心來謝罪老兄依然很嚴重的說道這才是爲人之道你能做得到便要照這樣做斬斬截截的回復他兄弟此後又問到博士家的光景次男道博士住在百老匯明日我回營去一同坐火車怎麼樣小侯道百老匯我知道我們祖上有別莊一所卽在左近本是祖上隱居的地方次男道不錯隱居所近傍有天文臺化學室的人家便是一望而知的小侯歎口氣說道就在早晚我家要和博士做近鄰了他的意思以爲伴

野莊不久將落於人手。己身奉老母都要搬到先祖所遺的隱居所去。次男問道。哥哥想搬到隱居所麼。小侯道。你不用愁。你的事情。不管有無。住在此地。費用太大。除却收縮場面外。沒有法子。現在的住宅。同債主立下老到的契約。交把債主。母親的養贍資。便有了歸着。我此後那怕做一箇小官。也少須積兩箇錢。次男說道。哥哥的話甚是。從此像這樣的事。我決計不……小侯道。望你不可再使母親耽驚受怕。次男連連的說道。我一定照哥哥的話。小侯道。博士家裏。人口多麼。這一問不知何故。次男紅着臉說道。波郎有兩箇妹子。有一箇阿姊。嫁在倫敦。不住在家裏的。小侯道。就是這幾箇人麼。次男答道。波郎的母親。前年去世。但他家的親眷很多。什麼遠房的伯母。近房的叔母。光是聽閑話的婦人。就有兩三箇。逗留在博士家裏。小侯問道。博士呢。答道。大抵總在天文臺化學室裏。外面的事。像是一點不管的樣子。偶然遇着的時候。看去實在是善人。待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的。小侯道。愛你像兒子一樣。你就假造一張單去報他的恩麼。但是你已經後悔。我也不多說了。

弟兄二人談到這裏完結。小侯又到老夫人房裏談到更深纔住。無非說這件野莊讓與他人的話。但聽見老夫人話中還帶些哭聲。到了次日早飯完畢。次男拿了一封信。換了昨日的樣子。興恩恩跑到小侯面前。叫道：哥哥你看這箇說着。送上那書信。小侯拿來一看。是博士兒子波郎來的信。內說是此事究竟明告父親。父親立刻拿出一千鎊。還掉這紙憑單。信末又寫着父親毫未怪及閣下。罪名皆在我一人身上。僕已受訓飭。君倘未曾與令兄言明時。可以不必提起云云。小侯讀完了。只有縐眉。沒有一點歡喜的樣子。次男道：哥哥。你不去好麼。小侯罵道：虧你說這種蠢話。現在更不能不去用了一半的錢。不是你自己說的麼。博士還得乾乾淨淨。難道裝做不曉得麼。雖不能立刻還他。但是也須有句話給人家。僅僅乎一箇約期。是不可少的。唉。小侯的說話。全是人說的話。要曉得在人世界上聽見人話。是極難得的。

過了晌午。弟兄二人坐火車。直到百老匯車站。小侯下了車。嘴裏一句話都沒有。但實在是煩惱的事情。博士沒有知道的時候。到還易於措辭。既經知道。又通統付訖。

了。立刻沒有現錢還他。何以爲情呢。臨這種時候。幹這樣事情。硬着頭皮去做的。少年裏頭。恐怕尋不出幾箇。這時小侯想着。到了博士家。像博士這種人。和他講俗務。可算壞極了。

小侯走近門口時。看見橫手窗內有箇穿湖色絹襖的女人。大約是次男所說兩箇中的一箇。看見的這女人。此後和自己身上。有如何的影響。小侯這時候。却也不想。到走到門口。拿出一張名片。交與管門的。說是求見博士。管門人覺得有點詫異。說道。博士雖然在家。但有沒有空子。或者怎麼樣。我去打聽。請尊駕在這裏等一等。領小侯到一間小客座裏。然後退出去。小侯等了有五分。鐘光景。忽見那扇門靜靜的。推開。悄然來了一人。不是博士。却是適纔所見穿湖色襖的女子。對着小侯。少須有一點含羞的意思。但並無憂疑之色。如同迎接親眷的樣子。走到小侯身邊來。

叙篇四

小侯面前走來的那位小姐。嬌聲問道。閣下就是伴野男爵麼。小侯道。是的。因爲要

會博士特地來的。那小姐纔擡起眼皮來。看着小侯說道。家父現在正有些事。不能離手。閣下可以稍待麼。接着說道。我是博士女兒。名叫輪子。閣下忙得很罷。能在此少待。我來奉陪好麼。這位小姐還是妹子呢。阿姊呢。這種事。小侯雖不留心。但既來代父陪客。照此看去。大半是阿姊了。小侯說道。累小姐耽閣工夫。那就再等久些也不妨了。不講應酬話的人也講出客氣話來。輪子聽了這話。像箇臉紅的樣子。看着小侯。並不是真臉紅。不過像似臉紅。心中沒有的事。使人看着很像。真的是這位小姐。擅長之處。但是向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交道的小侯。也不想女人有這樣的伎倆。輪子說道。父親本來沒有什麼事。到要勞遠來的客人久待。小侯說道。這算什麼。不喜人攪擾。是學者的常事。輪子道。現在不是爲着學問在那裏試驗麼。父親最厭的俗務。銀行裏人在這裏……說着。又覺得不便對生客說的樣子。便不說下去。小侯想道。銀行人一定爲那憑單心中好不慙愧。輪子又說道。真的好容易由試驗室出來。稍須看我們一看。要算是好的女兒的事。他老人家什麼都忘了似的。

小侯見這位小姐說出這樣親近的話來。是否特地對了我說的心中。很覺疑惑。古板的小侯也動了念。便道。像小姐這樣的人。恐怕忘不了的。他那意思是像這樣美貌的女兒。雖然善忘的。也不會忘記。但嘴裏却沒有說出。輪子道。家中各事。大概非我不行。從指揮廚房起。直到斟酌買物。都是我的事。不是很累贅的麼。小侯聽了這番話。想道。雖然是箇女子。宛然爲一家監督。看去這分人家的事。一切都是這小姐擔任。照這樣想來。從前說女人不中用的這句話。未必靠得住了。這人同我有點相似。不是立在重任當中麼。這麼一想。又湧出了許多同情的感念。

輪子又如同留神的樣子。說道。倘等的過久。可以先和我說。後來再告訴家父。好麼。就是這樣罷。如其是尋常的事情。或者我可以決斷也說不定的。小侯是執一不二的人。便道。承小姐厚意。本應直說。但不僅我一身之事。還有點秘密在裏頭呢。輪子道。雖然秘密。但家父會見閣下之後。立刻便和我商量。因此在這裏。先和我說是一樣的。閣下不必擔心。他說話殷勤得很。看去全是親熱的意思。但小侯在這上頭。却

是固執不移。便道。倘僅是在下之事。那就歡歡喜喜同小姐說。因爲含着他人的關係。除了令尊以外。是不能入小姐清耳的。輪子臉上復又一紅。好像自己慚愧說話太過似的。又想了一想。說出解釋的話來道。這樣絮絮叨叨的話。閣下一定想我是。不客氣。但是今天雖屬初會。其實如同在次男令弟處會過閣下一般。再不想今天是初見。請閣下也像對着舊朋友的樣子。儘管放心。小侯本是鎮靜人。到此也稍覺匆忙。說道。這是比什麼還要承情。輪子好似不聽見。又道。次男君當寒舍如同自家一般。大抵到了休息日。一定來盤桓的。次男屢次到這家來。小侯久經知道。但他將這分人家當作自己家中一般。照此看來。這人家有怎樣的親密在裏頭呢。這麼一想。不由心中亂起來。此番小侯臉上紅了。輪子看這光景。自己早下了斷語。這時小侯靜悄悄的說道。承小姐等的盛情。我聽見舍弟說過的。輪子道。次男君甚麼說。大概總不道我好。不瞞閣下。寒舍只我一人。看見次男君平時舉動。是不敢恭維的。次男君的行爲。在古板人確沒有可以褒獎之處。小侯聽了這句話。愈見得這小姐的。

心地。在女人中。真正難得。論起人來。說得出相當的評斷。而且說明自己的意思。有斷然決然的勇氣。不由喚起了這兩箇感歎心。這位小姐走進來時候。小侯起了一種異樣心思。想着我兄弟到這人家來。是爲了這小姐。或者爲了另外一人。却不知道聽見現在的話。知道不是爲這小姐。不知怎樣自己高興起來。一塊石頭落了地。心裏想道。不是這樣不行。這位小姐真難得。能知道次男的價值。那品格是決計不低的。呵呵。這小姐還有一面。他沒看見。已經下了定見了。

叙篇五

縱使次男爲這小姐跑到這家來。小姐一面決不致有心於次男。是一定的。小侯早放了心。但是這小姐究竟怎樣說次男不好呢。做兄長的到不可不聽。便問道。次男怎麼樣的地方。小姐不以爲然呢。那小姐趕忙像自謝失言一般。說道。閣下不可動惱。別的壞處是沒有。次男君和我們波郎。我想他們總是浮而不實。我常是一樣的。說他們拂了閣下的意思。請恕我一層罷。小侯道。有什麼拂意。小姐肯這般說。我想

着實是厚愛我。還想仔細聽聽。請先揀那重的怎麼樣不贊成地方。告訴在下。便感激不盡了。輪子像箇不得已的樣子。說道。特別的條件。是沒有大概。我的心思。過於嚴重。不能寬恕的緣故。不是壞事。我看了也同壞的一樣。實在是年輕人。大半是那麼着也說不定的。波郎和次男。君遇着事。沒有認真的地方。責任這種話。是不在意的。只知道浮而不實的過日子。也不想着那爲了自己的人。怎麼擔心。我真愁得很罷了。

哈哈。世界也能毅有打動。小侯心腸的說話。那就是輪子這篇議論了。這話全然由小侯心底裏掏出來的。小侯平時說他兄弟的心思。議論也不過如此。但知道實在了。却一點不稀奇。輪子常從次男嘴裏聽見。小侯是古板嚴重。而且親熱的氣質。不光是這箇。次男又描摹他老兄教訓自己的意見。輪子一一聽在耳中。這回全是鸚鵡學舌的樣子。背了一遍。

照這樣說起來。讀者對了輪子。不是意興索然麼。但是輪子還不是這種女子。果然

是這種女子。世界上還不至於絕無其類。此處先把輪子的事講明了。再說他那張嘴。非常甜蜜。有些事情。他那機變。來得很快。扯起謊來。不假思索。而且事事恣意。只有自己。沒有他人。論這種伎倆。十箇人比不過他。但是決計沒有美人的資格。他那面龐。到也相當。不僅是面龐。就是耳目口鼻。一一評論起來。沒有缺點。但是隨便怎樣。算不得美人。爲什麼呢。因爲他那臉上的顏色不配。再說他平常的舉動。那缺點就不知凡幾。但是他却善於彌縫。朝起先去粧扮。那顏色不妙的地方。染得來千嬌百媚。他那塗脂抹粉的時節。旁人自然不看見。從十四五歲時候起。人家就沒有看出他的假面。他那衣裳。揀頂好的。和自己面龐相稱的做。到他家來的人。起初見了。大抵說是美人中。可以數一數二的。及至住久了。一定看出本來面目。到看透了。誰也不敢近他。到底說起來。凡物過於好的。却比壞的。還要壞。

小侯不知就裏。一聽這小姐的話。早打入自己心坎中。原也是以一身擔一家的重任。立在那憂人之憂的地位。與自己不相上下。倘能和這種小姐們。一同背着世間。

責任一定不覺其苦。倒反變爲樂趣的。這種心思。小侯有沒有。他是箇不見於色的人。却是一件疑案。能不起這心思。那就算是大幸了。這話說完的時候。輪子眼圈兒一紅。像要哭的樣子。說道。我無論在誰面前。從沒有這樣傾心吐膽的話。單是說一說心事。就輕了許多。我雖這樣想。但沒有人正正經經聽我的。像閣下這樣的人。在這裏聽我的話。再能有一言勸勵。我還不知怎樣歡喜呢。說着愀然欲泣。像海棠惱雨的光景。又忽然趕着說道。光是這種懊惱事。對着初會面的貴客。原不應該說的。請閣下原諒我罷。小侯正正經經說道。小姐所說的話。毫沒有不應該之處。像這樣毫無隔閡。爽快。快對着我說。這是我臉面。小姐力所能及的。時常賜教。我也喜之不盡了。說了這句話。又稍須想一想。又道。我這箇奢望。是決不能酬的。此後何時再會。不能豫測。大半是不見得容易的。輪子只有這時候。心中真不舒服。便道。閣下莫說這話。這也是有緣。請你時常惠顧。家父會見閣下。今夜也要奉留用了。晚餐去。這是一定的。請閣下像次男君那樣。時常惠顧。不用客氣纔好。小侯立刻掏出錶來。

一看說道。已叨擾了一點鐘。還未會見博士。想是不便賜見了。事情的委細。隨後在信上說罷。現在要告辭了。輪子急說道。家父不願見閣下。那有這種事。請再稍須待一會。小侯道。我想起來。恐怕尊翁厭見生客。卽不然……輪子看着留不住。說道。我留到這步田地。閣下總不聽。待我不覺得太甚麼。這話便帶着幾分埋怨的意思。既是這樣說。要是無理的回去。恐沒有這辦法。想着心中便頓了一頓。輪子又道。隨便怎樣。請你用了晚餐去。閣下倘執意不從。我想起來。是嫌惡家父了。小侯暗想。這小姐想到這地方。未免太難以爲情了。自己的兄弟。累了人家一票。怎麼再好擾人家的晚膳。辦大事的人。在這種細微地方。決不肯忽略的。

小侯躊躇着。留好呢。不留好呢。正巧天津博士踱了進來。輪子像似恨的樣子。叫道。父親來的太遲。再是一刻。客人早經去了。我說一定要用了晚餐去。還沒有答應呢。這句話是當場舞榭。這樣一說。好像是叫他父親留客人的一句啞謎。敲釘轉脚。小侯莫想逃得脫了。

熱心學問的人。疎於世事。這是一定的比例。大津博士尤甚。友人說他是天文瘋子。講到天體。由那裏起。那裏止。件件都知道。但是世上的事。由那裏起。那裏止。却通身忘記了。利益也好。損害也好。全不留心。爲了自己所愛的學問。隨便費多少時間。不覺得一遇到世上的俗事。那怕費一分光陰。也有可惜的樣子。因這緣故。和俗人談話。往往不耐煩。不等說完的時候。首先就回答他。幾箇是！是！是！他所曉得的事。那就滔滔雄辯。不知厭倦。但根性是箇非常善人。年紀早有六十歲。髮如銀絲的了。

博士向小侯的開場白。便道。令弟次男君。時常到我家來。但閣下爲什麼不來呢。我常常是這樣說。很古怪的。這話絲毫沒有做作。在博士已經覺得是非常的客套。接着就說道。今夜一定在這裏用膳罷。這時想起輪子的話了。照這樣看來。那憑單的事。已經忘記。亦未可知。小侯恭恭敬敬說道。多謝盛情。但在下有句要話。先得談一談。

博士早已接連幾箇是——是——是！

輪子聽見要話這兩箇字。就起身依依的。看着小侯。退了。出去。輪子心中。偷使。想。虜。這小侯。那是。初見。一面。就。功。成。緣。滿。了。小侯。也。不知。怎樣。覺得。這小姐。去了。很可惜。的。其實。這小姐。不是。全去。出了。客房。急急。忙。忙。跑到。隔壁。房裏。下了。鎖。平伏。在一箇。空暖。爐前。一張。臉。幾乎。都。鑽。在。爐裏。客房。和。這。間。房子。是。貼。背。脊。的。暖。爐。從。中。有。箇。破。洞。把。耳。朵。湊。在。上。面。那。就。小。侯。和。父。親。的。要。談。大。概。可。以。聽。見。了。戰。爭。當。中。奸。細。是。不。可。少。的。但是。調。情。當。中。奸。細。也。不。可。少。不。過。這。奸。細。是。大。將。自。己。做。的。他。却。也。不。一。定。爲。着。調。情。不。問。對。了。誰。人。一。般。幹。這。種。事。

小侯對着博士。總覺得無顏相見。說道。此番。舍。弟。次。男。種。種。驚。動。得。很。沒。有。說。話。可。對。尊。丈。款。項。一。節。我。總。儘。力。而。爲。從。速。奉。還。只。求。尊。丈。恕。罪。罷。博。士。詫。異。着。說。道。次。男。君。幹。了。什。麼。呢。哦。是。了。是。了。我。因。爲。今。日。天。氣。晴。朗。想。着。夜。來。定。可。詳。詳。細。細。的。觀。測。那。種。事。情。一。時。記。不。起。了。什。麼。次。男。君。呢。都。是。波。郎。幹。的。我。一。點。不。怪。次。男。憑。

單期限一到立刻付清。我已經吩咐過銀行了。小侯道：從速奉還。這句話說起來實在可恥。今年年底倘籌措不及，那就無從歸趙。仍要請老先生通融。則箇博士道：這是波耶的舉動，引着令弟去擡轎的，倘是外人用了，我怎能代他還債呢？小侯所說的話幾乎沒有結果。博士這時候想是愛惜光陰了。中途插入一句話道：是否閣下和我各認一半。閣下的話盡在於此麼？這句話早得要領。這般公平提議，小侯那得不從。連連應承，說感謝的意思。博士早幾箇是是立起身來走了。纔看他出去，忽又想着什麼，翻身進來，說道：波耶是惡人，令弟同這種人交際，實在不行。誠實的子弟都被他勾引壞了。我就在這次郵船一定送他到澳洲去。的小侯道：舍弟也是這樣。我也想使他罷了軍職到外國去幹點營生。博士道：今夜晚餐不可見。却用後請你到天文臺上看看宇宙之秘密。好麼？說着真箇去了。其來與去宛如彗星一般。少刻有僕人領小侯到樓上一間房裏。小侯暗想：生客人領到這裏來，大半是輪子的計畫。那時已屆晚餐，引到食堂去的人已來。小侯就是隨身衣服整一整到食堂。

去劈面見波郎一人在內。波郎曾到伴野家來過幾次。本認識小侯。但小侯看見這箇人實在嫌惡得很。想着只好勉強行箇默禮。波郎早立起來說道：「難得難得，閣下大抵是因那憑單來的。但是久經清結了。」小侯板着臉說道：「這是尊大人慈悲。雖然清結惡事，依然是惡事。」波郎道：「照這樣正直，那就錯了。不上一月，我父親忘記得精光。就是今天夜裏有三四顆星一飛，立刻忘記這事了。」這番話句句同小侯的意思反對。這種不辨善惡的東西，豈像博士那樣善人的兒子呢？小侯想着忒是奇怪。這時又有一女子進來，年紀約摸十七八歲，毫無裝飾，穿着素淡衣裳，天然秀雅，臉上很有賢能果決的神氣。一眼看見小侯，羞得滿面通紅，朝着波郎像似求救的樣子。

叙篇七

波郎早紹介道：「這是最幼的妹子，名叫鈴子。」小侯一見就知兄弟所愛慕的是這位小姐。這却近乎情理。看去比自己所佩服的輪子優美許多。但小侯不似那時流俊彥，看見美女就去巴結那一面也。由次男處聽見小侯氣質嚴重，是不易親近的人。

所以只有嬌羞一言不發。這時倘輪子不來，或者可有話說。恰恰輪子來了，招呼小侯坐在自己身傍。這時波郎閒着無事，引了鈴子到遠處窗口去，約着小侯和輪子不聽見的地方，說道：你看阿姊要想虜那小侯，正在用力的時候。今夜留着小侯到晚餐時候，並非父親是阿姊的主意。鈴子近來和波郎很好，答道：那樣事我不知道。但前頭門上拿進小侯名片來，姊姊忙得非常，是我親見的。波郎道：一定的，姑爺來了自己，怎不出來應酬呢？既是這樣，爲什麼又說那名片趕緊送給父親，照常講那樣客套呢？鈴子笑了一笑，答道：不錯。波郎道：此後怎麼呢？一定差兩位伯母，把自己的事，向小侯誇到十二分，有了求親的日子，約定送他們新式披肩罷。鈴子道：披肩是沒有的，光景是外套。波郎道：有趣得很。小侯那樣古板人，決不知道。疑心女人遲早之間，終久做女人的捕虜。那就遇着晦氣了。無論爲誰人所虜，終是一樣。能不着輪子的手麼？鈴子一味的笑。波郎道：不是有趣麼？婚禮之後，就知道輪子的性質。你瞧着起頭，是好的，後來大怒的日子，有着呢。這古板人也像伯母那種昏頭搭腦，便

怎麼樣呢。真有趣。你瞧那小侯聽着阿姊的話。很熱心。我可以做保證。下次來。一定領他母親來看輪子。此後一定是求親了。人家的終身大事。給他一半嘲笑。一半評議。雖非極惡難容。確是箇極惡範圍中的惡人。小侯倘稍稍聽見他的話。那就對於輪子性質上。總得起一點疑心。也未可知。但離得遠。聽不見。不必說了。一心不亂。聽着。適值博士來了。再隨後來的。就是兩位伯母。這兩人於書中沒有大關係。故假定兩箇名字。叫作一山。二川。說着。已搬出晚餐來。小侯在席上。雖不是稀罕的人物。但恰是博士家宴中一箇佳賓。第一是博覽圖書。第二是沒有俗話。而且博士所著的書。也看過。博士的議論。儘可攀談。輪子又想出話來。慫恿博士。果然動了興。說道。乘此良辰。務必同上天文臺。視察宇宙。申明前約。小侯自然答應。他從來未曾離家。這回終宵不歸。決非博士一人之力。輪子見小侯肯留在這裏。心中大喜。又恐被父親立刻搶上天文臺。故豫先約定到房裏喫過茶。再去也。逼着小侯答應了。膳畢。小侯果然到起坐裏。兩夫人在這地方。他們心中一定想得那外套乘輪子不在旁邊的。

時候極力頌揚輪子也約摸着留與他們褒獎的時間自去豫備茶點良久不來兩夫人一遞一口的說輪子治家如何緜密而且正直無私稍有點歪曲的便看不上眼直到如今來求親的人很多不過沒有閣下這樣認真的人所以一概謝絕他尋常對着紳士沒有什麼深談不知怎麼看見閣下像似老朋友一般種種的說話凡想得到的總是竭力奉承說道這是自己嘗過甜酸苦辣的決非無根之談這一席話把箇不知機詐的小侯弄得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只有低了頭捲烟草的手段少須輪子走來茶喫過了輪子又走上音樂臺揀得意的曲子唱給小侯聽後來小侯上天文臺去那有心思想那天體到了次日歸家的時候果如波郎的說話此後一定要同了母親來世界上有輪子這種淑女母親知道了不知怎麼歡喜一箇人在路上自言自語的回去

叙篇八

小侯回家對着老夫人非常稱讚輪子足足關了好幾日老夫人果然想着有這樣

女子真不知道。有時間問次男。誰知次男所說的大不相同。說他性情暴躁。有己無人。欺人是好手。嘴甜心蠢。說得來一無可取。老夫人不知究竟聽誰的話好。總得自己看一眼。照小侯的樣子。恨不得立刻求親。但是做娘的不看見。終不行。正在這時候。大津伴野兩家。出了許多事故。

第一是次男果然照着所說的。賣了軍職。就拿錢做盤費。出門到印度去了。這人後來必定自立了回來的。他說要定博士的幼女鈴子爲妻。動身之前。遇着鈴子。將這意思暗暗的吹過去。那知鈴子的志願。說是從此要到倫敦去學醫。將來做箇很好的女醫生。終身不嫁人的。鈴子的心思。大抵是秉受乃翁性質。所以熱心學問。但是次男却沒有見他有拒絕的話。只想鈴子待自己歸國時。不嫁人就好。於是歡歡喜喜。動身去了。第二是小侯只想興家立業。做了箇候補官。受政府囑託。就要到俄國去。第三是波郎果然和驅逐一樣。送到澳洲去。第四是伴野莊到底歸了債主。自家搬到百老滙別墅去。那世代的代言人。代人辦理 看着傷心和債主訂了契約。邸第

所收入的每月抽出幾成給伴野夫人。從此節省過日。到年終可還清博士墊款了。却說伴野家因爲搬到別墅。却與大津家做了近鄰。老夫人領了妹子和小侯去訪大津氏。小侯就要到俄國去。自然曉得了。輪子那一邊。定要想小侯在動身前去求親。想出法子來籠絡。手段差不多用盡了。老夫人也想着兒子當了候補官。也可以娶親了。輪子爲人果能如兒子所說的。也就很想替他聘定。這是天下父母心。因此十分留意看那輪子。老夫人是有閱歷的人。輪子的嘴臉和本質。早經洞察。想道。娶了這種貨。那是兒子終身之患。輪子那一邊。以路近爲口實。時常來巴結。老夫人來的時候。老夫人必看出他的假處。想着兒子心還不死。一日問小侯道。你想娶輪子作媳婦麼。小侯紅了臉說道。是的。我本來想出門以前先去求親。回來後再行大禮。但是因爲有點緣故。在裏面倒反不便。啟齒了。老夫人聽見兒子的話。比自己所料的還要迫切。喫了一驚。想道。這不翻轉他的心來。是不行的。就問道。你說有點緣故。是什麼緣故呢。答道。輪子父親有五萬鎊嫁資。誰娶了他那五萬鎊。就帶到夫家去。

這。是。談。閑。話。的。時。候。輪。子。親。口。說。的。知。道。有。這。樣。的。嫁。資。去。求。親。兒。子。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自。己。家。私。加。他。一。倍。之。後。再。說。在。家。資。沒。有。成。就。以。前。這。明。是。爲。了。金。錢。去。求。親。了。這。句。話。小。侯。却。現。出。本。來。的。氣。質。老。夫。人。想。道。原。來。爲。此。因。道。我。想。有。句。話。要。通。知。你。輪。子。那。箇。人。決。不。是。你。所。想。像。的。賢。女。對。了。你。說。那。嫁。資。的。事。其。居。心。淺。薄。可。知。娶。這。種。人。必。定。是。終。身。不。幸。之。基。你。給。我。斷。了。念。罷。你。的。事。體。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只。有。媳。婦。一。層。總。得。娶。箇。與。我。意。見。相。同。的。女。子。小。侯。恭。恭。敬。敬。的。答。道。輪。子。賢。慧。與。否。據。兒。子。所。見。却。與。母。親。不。同。但。是。總。而。言。之。娶。母。親。不。中。意。的。人。做。妻。子。兒。子。不。是。那。種。人。我。總。等。着。母。親。贊。成。就。是。了。老。夫。人。道。這。話。很。好。像。你。這。樣。孝。順。兒。子。現。在。不。大。有。的。你。對。了。輪。子。沒。有。露。過。口。風。麼。小。侯。道。求。親。的。意。思。是。有。的。但。因。爲。終。身。大。事。所。以。還。在。這。裏。斟。酌。沒。有。定。規。的。時。候。不。能。吐。出。着。實。的。話。全。然。和。結。交。別。的。婦。人。一。樣。輪。子。那。面。決。不。知。道。我。心。裏。有。求。親。的。意。思。沒。有。這。可。以。不。論。的。這。番。話。確。是。實。情。小。侯。雖。心。醉。於。輪。子。但。笑。談。是。一。句。也。沒。有。的。半。年。之。間。一。

總見過四次。倘使別的男子，那就話中順便撩撥着，或者怎麼樣把自己有心的意思，諷示女人也未可知。只是小侯決無那樣事。老夫人道：「那是你不去求親，就此到外國去前途沒有壞話的。」小侯道：「這是決計沒有的。」老夫人道：「你此後不必與他深交。幹你出門的事，客中多看兩箇女人多交際兩箇人見識自然開闊起來。直到歸國之後，你不用去想了。這種無理的囑咐恰是母親愛兒子的真心。」小侯本來看母親比自己重的人，決不違背的，就確確切切答應了。箇是但他怎樣守這約束呢？

叙篇九

小侯到俄國去之後，輪子憤怒怨望，到不堪的地步。他想着小侯不和自己攀親，就這麼動了身，宛然失却自己丈夫的樣子。這種時節和輪子談得來的對手，只有一人，也是輪子的遠戚，名爲風間夫人，是箇寡婦，住在倫敦。這人很有機詐，前兩年博士夫人去世的時節，他就起了野心，一定想做博士的繼配，寫了很長的信，送與博士說道：「尊夫人溘逝，此後照應子女料理家務，定多不易，妾願代執其勞，爲兒

輩之母何如。』博士很喜歡。那時輪子的阿姊道子還在家中。看出這夫人心術力諫。博士斷然拒絕了他。全家都贊成道子的話。獨有輪子不以爲然。詳詳細細寫了一封信。說姊姊等從中阻撓。去告知這夫人。輪子的行爲大都如此。只有他一人是好兒子。在無謂的所在討好。那夫人也覺這分人家。只有輪子還稍須聰明些。其餘的笨賊面前。是無用資緣的。所以後來同博士講。想僅僅乎照應輪子一人。博士答應之後。一年中總要接輪子到倫敦去住一趟。常同輪子說着很可笑的話。原來這夫人自從丈夫死後。常年受博士恩。給他說道。我這樣用令尊的錢。終非久計。很想能怎麼樣不受他的這句話。原來如此。一做了塾房。那就橫領家財。比到受恩給自然好了。

輪子想來。除這位夫人以外。沒有可談的人。此番也寫了詳函。告訴他自己的遭際。而且請他來盤桓幾時。夫人本求之不得。想着這一回。不做成自己的事。不肯歇的。立刻就來了。輪子到車站去迎接。下火車開頭的話。就道。真的你此番遇着晦氣了。

這是因爲你沒有娘的緣故。倘有和母親一樣的人在旁邊任怎麼樣也留下小侯了。輪子急問道：現在遲了嗎？答道：現在使我立在與你母親同樣的地位有什麼遲呢？種種的法子都有在這裏。輪子顫巍巍說道：怎樣的好法子請你教給我。夫人道：我不聽見情節是不知道的。但是小侯雖出門他的母親在家裏你要時常去巴結他。母親是第一着。輪子道：伯母這不行。他那娘不知怎的憎嫌我。這回的事就是娘澆的冷水一定不錯的。少須出了車站坐上馬車走不多時見前面一箇紳士和女子同行像談着什麼親密話似的走了來。風夫人已經看見說道：啊！那不是博士麼？輪子答道：是的。風夫人睜着眼說道：那婦人是誰？輪子道：那是伴野小侯的姨母。靠着伴野夫人過活的。叫做內山夫人。風夫人聽了大不放心問道：令尊和他很好麼？輪子道：近來的事情說聲到伴野家去立刻就走了。說着兩面已經走近仔細一看覺得那女人比自己年輕還留着幾分美貌。這風夫人喫了一驚不敢怠慢跳下了車。走到博士旁邊硬拉了博士不伸出來的手道：承你招呼我來實在多謝。一面看

着內山夫人和博士他那機變。早知道他兩人已有成約。無益於事了。博士不記得。有招呼。這人的事。照例說了幾箇。是是是。風夫人又趕着問道。閣下到何處去呢。博士道。和內山夫人到街上買點東西。風夫人再說什麼。他也不理會。一逕去了。

叙篇十

風夫人見博士和那比自己年輕貌美的婦人同走。心中老大不快。回進馬車裏。就問道。這內山夫人。是沒有丈夫的麼。輪子道。是的。同你一樣。是寡居。風夫人譏誚道。我看他死的丈夫。全然忘記了。就不是頂好的婦人。他把自己的事。攔在腦後了。從此這風夫人漸漸安居在博士家。他想總要先夤緣輪子。所以非常逢迎輪子的意思。第一先打聽輪子和小侯的交情。覺得小侯沒有什麼深意。這風夫人自己也嘗過失望的滋味。而且現今正在這苦海中。所以察機應變。異常神速。其實輪子的事。隨便怎樣都好。只要自己在博士家落了根。是他的本願。聽輪子的話。曉得他心思很切。便教他第一箇法子。是和小侯通信。輪子佩服得很。立刻寫信。請風夫人改

正這風夫人文理也還過得去。把這信通身改過了。輪子看了。說道要緊的句子。都換去不成了。通候信麼。風夫人道。不然。小侯還沒有許婚。任什麼都沒有文字。第一要冷淡。不於言外。含情是不行的。他像軍師說兵法一般。輪子依他抄了一通。托郵便帶了去。經過相當日數。小侯處果然有歡歡喜喜的回信來了。此後總是風夫人起稿。這邊寄去。那邊寄來。沒有間斷。竟同情人一樣。風夫人拿了小侯的回信。仔細讀着。文理書法。那是無話可說了。但是文句之外。從無含情的意思。知道這紳士決不喜信口開河。不是思慮不足的人。對於輪子有沒有說過求親的意思呢。一日把自己的意見。告訴輪子。那輪子恨恨的說道。真是這樣子。正經話之外。一句笑話也沒有。他是猜啞謎一般。不肯講話的人。我就只不喜他那性質。將來做了夫妻。實在討厭得很。風夫人暗笑不已。

小侯去了大約有兩年。近來說是就要歸國。這時候信札往來。接連不斷。小侯的情意。進呢退呢。連風夫人也決不定。輪子却非常歡喜。說道。他回來了。一定就來求婚。

的。他動身以前。我對他說。我父親有五萬鎊嫁費給我。他雖是貴族。却是一貧如洗的。風夫人因屢次通信。知道小侯的氣概。說道了不得。這是你最大的失策。他因為聽見有這嫁費。所以不求婚而去。你把那人的氣質全然認錯了。這人終久不屬於你。亦未可知。說着歎了一口氣。

這二年裏頭。別的人怎樣呢。博士中立在內山夫人和風夫人之間。照例的是是是。次男在印度。倒是很認真。給娘的信。大概知道他立身的事業。只有澳洲的波郎。除了要錢以外。沒有信給他父親。寄信來的時候。看他住處。流離不定。曉得他身子是沒有着落。倒有椿意外事。自從到澳洲六箇月。有信來說是娶了箇女人。名叫馬克。那費用自不必說了。這封信就是要錢的話。後來又說他妻子懷孕了。又來要錢。但是怎樣一箇女子。却不知道。做波郎的妻小。是辛苦不斷頭的家裏人。都是這麼說。一日博士接着一封澳洲信。是黑色鑲邊的。不知是誰死了。來報喪的信。面不是波郎的筆跡。莫非波郎死了麼。拆開一看。果然文字極其惡劣。但是寫着父親大人安。

稟信上說道。

我夫波郎。日前出行。因地震負傷急死。一無遺產。我每月度日維艱。久聞波郎言。父親大人是慈悲有福的長者。故敢妄請。念我寡媳及將生之兒。稍給貲斧。且每寄來之款。皆波郎所用。我未得一錢。此番家無升斗。久出不歸。波郎死事。鑛山局長知之。波郎遇我極薄。我有姊妹行。在音樂學校。賴其補助。得以苟活。今亦免職閒居。我病愈後。當別求生計。不能再望其依助。父親今不援我。有病餓以死耳。臥病不能運筆。文言不逮。伏乞原宥。

父親大人鑒

大津馬克

這是平地風波。不僅博士駭然。全家都喫了一驚。博士這時候。却說不出是是是。了家中看了這信。就議論紛紛。有的說道。隨便怎麼看。這封惡劣的信。就曉得是未受教育的賤人。這是風夫人的話。有的說是可惜我家的姓氏。被他冒用了去。而且稱起父親大人來。好像是屬於自己的一般。可算失禮了。這是輪子的議論。鈴子早已

到倫敦學醫不在家中。於是風夫人道：「送他五十鎊已經多了。」輪子道：「不能出廿鎊以外。只有那真慈悲的博士可憐馬克說道：『波耶的妻是我的媳婦。他的子息便是我可愛的孫子。』遂用箇大信封拿一張四百鎊的匯票封了進去。并且寫着速帶孫子回英國來。以慰懸念的話。輪子很不舒服。獨有風夫人要去討好。就走到博士房裏。表明全家只有他一人贊成此舉。說道：『你的身分那會吝嗇呢？三百鎊不送。四百鎊真算恩典了。他這樣一說。縱使自己目的不達。離了博士家那津貼也就不至減少。』閑話休題。過了一晌。馬克第二次信來。這回是病好了寫的。看來幾乎另是一人筆蹟。連風夫人也嘲笑不來。前頭說着臨摹平安。生了一女。又說道：『寄款過於豐贍。』述了謝意。再說澳洲一無依傍。下次便船如命回國。但是別求行業。決不相累的話。末後又註着幾行道。

前函病中所書不知所云。定多失禮。今甚慙媿。唯望恕其貧病。

一看知是女人的手筆。而且附着優柔的謝語。博士拿了給風夫人看。說道：「這是貴

婦人受過教育的罷。

這書的序篇就此爲止。此後漸漸的說到本文。

本篇一

小侯由俄國回來了。本篇就在此時說起。小侯一到倫敦。向政府掛了號。就要發電回家。既而一想道。我出其不意的回去。格外使母親歡喜一下子。就這麼跳上火車。到家的時候。已過了晚上八點鐘。

燈光之下。老寡婦做夜作。這是頂淒涼的光景。小侯回家。剛看見這樣子。娘和姨母。兩箇人膝上擺着幾片碎布。正在那裏縫紉。旁邊合着一本書。做得辛苦了。讀着散悶的母親。却停了綫。像是想什麼的。看去覺得老了許多。小侯心裏想不道。我出門兩年。母親就有這般老景。現在一定是想着我的事。自我離家。寂寞許久。想來不由的傷心。一面叫道。娘！兒子回來了。說着如同小孩兒的樣子。走過去。滾在娘身上。老夫人也撲着小侯。眼淚都滴得出來的歡喜。但老夫人是女中丈夫。沒有尋常女

人嗚嗚咽咽的事。劈頭就問道。你和輪子書信往來不斷。想早認他是妻小了。小侯道。這是沒有的。仍在斟酌之中。兒子和通信娘怎麼知道呢。時常到輪子那裏去麼。老夫人道。是他家風夫人講的。我和姨媽從沒去過。博士散步時候。常來走走。所以那邊的事。我盡情知道。於是又講了些別的話。直到波郎之妻。由澳洲領了兒子來的事。小侯都知道。

老夫人總不放心輪子。說道。你回來的信息。輪子早經知道了麼。小侯道。母親沒有曉得之先。怎樣去通知他人呢。老夫人道。那是你明天想出其不意的去訪他。驚他一下子麼。小侯道。是這樣的。但是母親不用操心。累母親擔憂的事情。我是決計不做的。老夫人聽了這話。才放心不提。次日突然去找輪子。想着驚他一驚。好驚了之後。那歡喜是無限的。可巧那輪子發脾氣的時候。小侯一到。聽見裏面沸反盈天。很可怕的聲音。罵着奴婢。小侯聽了。真出於意外。癡情都覺得淡了些。漸漸的進了客房。輪子來了。這回却不像從前迎接小侯那樣留意。臉上怒容未息。煞是可怕。的樣

子差不多看出他的本相了。衣裳仍像從前的講究和容貌反射着。越發難看。小侯滿腔的詫異。想道。這樣女子。我怎會想他是箇美人。真不可解了。但是輪子一面起了決心。想道。這回不能再叫他逃去。像這樣沈靜的人。不把他心思攪亂了。是不行的。想着。就像做戲一般。叫道。小侯。承你的掛記。喉間含着哭聲。伏在小侯膝上。做出那親人都沒有的樣子。但是這樣做品。決不能引人的同情。明係下流誘人的手段。雖有同情的也沒有了。輪子隨便裝出哭聲來道。你回來了。我怎麼樣的歡喜呢。自從你出門去了。我一箇可靠的人也沒有。小侯想道。看他來的信。何等高尙。怎會這樣天差地隔呢。就說道。在下回國。承小姐這樣歡喜。我是不想的。輪子道。那是了不得。你不太很麼。你當我是混賬女人。也不可知我是……我是……像箇要說出非常大事來的樣子。這時候。隨便那箇到這裏來。也打不斷輪子的話。小侯正在進退兩難時候。幸而來了一箇救星。一路嚷着。快些找出火車時刻表來。早見博士走了。進來一見小侯。說道。你回來了。就和小侯握手。又向他女兒道。波郎媳婦坐意。伯利。

亞汽船明日到倫敦我不能不去接他。火車時刻表呢？輪子正在喫緊的時候被他這一鬧，早恨得什麼似的。說道：「要接他到倫敦道子家去拿就是了。」博士道：「這不行。道子的兒子出天花去不來。這時候怎會生這病呢？我於迎接人的事情不慣常的。進口和出口的船弄錯了，把我帶到澳洲去也說不定的。」小侯近來很承博士的情，就說道：「我今天要到倫敦去，陪着尊丈。船上的事我向來知道的。」博士幾箇是是衝口而出，又說道：「那是我不用了，請你一人去照應我這媳婦上了岸。坐上火車，你打箇電給我，說是刻已登車就完了。」小侯道：「這樣也好。那麼給封介紹書。」博士道：「是是。輪子很不耐煩，叫道：『父親博士，答道是是，也不聽底下的話。』就這麼走了。不上一刻，拿了一封給大津馬克的紹介書，走來說道：『這真沒有道理，仰仗你罷。』是是，翻身去了。」

輪子的心思除了自己不問，那箇女人都不願小侯親近。他將心比心想那馬克，看見有爵位的姓名，和小侯的品貌，立刻起意要將小侯虜去的。這是比什麼都着急。

想道。不中傷這婦人是不行的。就道。這女子真不是好貨。隨便怎樣。是賤種。一定不差的。只要看他給父親的信。就明白了。立刻走去。將馬克病中的信拿了來。他戒懼到這步田地。也因為波郎向來是講究女色的。能到波郎的妻小。一定是美人無疑。他心裏藏了這樣的鬼蜮。乘小侯看信的時候。他又道。據我想來。雖說是波郎之妻。但不是明媒正娶的。是野合中生的女兒。風夫人等也說。一定是這樣。這種爛貨。到我家來。不討厭麼。但是這中傷。果能有效與否。却不知道。小侯讀完了信。說道。做波郎的妻小。一定要遇這種慘境的。實在可憐得很。這封信。倒反喚起了小侯哀矜的念頭。

本篇二

遠自澳洲領了箇嬰兒來。依傍面不相識的人。這大津馬克。究竟是何等樣人。他那根柢。以及容貌。姑且不問。總之。這女人必定是箇可憐的人。波郎那種放蕩薄情。做他的妻子。雖不知情節。決不是有福澤的女人了。看他的信。波郎連零用錢都不給

的。後來有無相通。全靠姊妹的照應。艱難之中有了孕。丈夫出門暴死。生的女兒。一毫沒有資給。這女人可算不幸到萬分了。小侯一面這樣想着。到倫敦去。下車的時候。已過了午後二時。少刻事情完了。四點鐘的光景。到輪船公司去。問澳洲來的船。明天什麼時候進口。那知算錯了一日。輪船已於今晨抵埠。小侯喫了一驚。想道。這。是那女子已經上岸。到那裏去了呢。接的人沒有來。不會上岸的。一定還在船裏。老等。現在去接他上岸。天晚了。坐火車到博士家是不行的。而且船裏種種的辛苦。必得先在那裏住一宿。今天不休息。是不行的。小侯本是到處留心的人。就先跑到一家客棧。看了房子。直到吩咐豫備晚飯。一切停當。這才跑到船上去。

路裏又下了雨。想着這種天氣。那船上等候的人。必是格外心焦。一頭想。已到了船邊。船裏正起貨。心裏想。等他不大亂的時候。再問。因為船上人忙得很。走近了說話。要被碰倒的樣子。等他們稍閑一閑。再問。大津馬克的事。於是走到船的談話室裏。這船比豫定的日子。早一日進口。迎接的人都沒有來。等着上岸的人很多。小侯四

面看看。差不多忘了。大津馬克一眼看見一扇窗前立着箇美人。看着岸上。如有所思。年紀不過十九歲。頂多只有二十。由小侯這邊看來。半面多一點。大約六七分。可以看見此女的姿色。直是無可形容。因爲長途辛苦。容光却不能煥發。但是穿着豫備上岸的新衣。眼耳口鼻。小侯所見的女人。沒有可以比方的。那臉上高雅中帶着一點憂色。這憂色。只要沒有擔心的事。立刻可以消除的。但是那高雅的地方。是終身不致減色。而且他人學不來的小家生的隨便。怎樣這品格。是決不能完備。看這女人。一定是崇門高閥的貴女。這種人。怎會住在澳洲呢。或者半路上趁船來的。

小侯向不是見色迷心的人。只有這時候。全然忘了自己。不知不覺心神飛去。恍恍惚惚的立着。這時小侯旁邊有箇女人說道。父親爲什麼不來接我。自己不來也應該托箇人來。小侯聽了這話。才驀然驚醒。聽那女人毫不客氣。高聲叫道。茶房茶房。接我的人還沒來麼。小侯聽見這粗魯聲音。料定是波郎之婦。這樣一想。回轉來看。越發是了。真是下品。小侯就走到他旁邊說道。我是來迎接的。你由澳洲帶了兒

子來的麼。那女人看見小侯的氣概很爲滿意。看着四邊的人。他意思道。這是來接我的人。你們諸位看看。就對着小侯說道。是的。我是從遠處帶了兒子回來的。一面接了小侯的名片。說道。是伴野男爵麼。講到男爵兩字。那喉嚨格外高些。又道。閣下我雖然不曉得。但總和我父親要好的了。小侯道。是的。請你看了這箇。便知詳細。就拿出博士的紹介書。那女人少須一看。說道。錯了。我不是天津馬克。將信還了小侯。很失望的神氣。又去喊那茶房。這女人說出天津馬克的時候。窗前美女早回身看了小侯。那秋波的麗彩。幾乎不能承受。又像是有什麼說話似的小侯。想道。這美人想是和馬克相識。要想通知我麼。可巧船長來了。小侯本想去問那美人。但這時沒奈何。只好問船長。那船長道。天津夫人在這裏。不意那船長竟走到美人身邊。說道。夫人迎接的人已經來了。他那說話極其鄭重。總之人羣中待美人。比醜婦總要恭敬些。

這美人就是天津馬克麼。小侯心裏登時亂起來。勉強壓下去。朝着美人道。在下是

代大津博士來的。請先看這封信罷。馬克接過去讀着。很傷心。一點沒有力氣。讀完了。說道。博士真費心了。現在就上岸麼。那談吐全是貴婦人的氣派。小侯道。夫人倘已料理停當。就請上岸。今天下雨。冷得很。立刻上火車。恐怕於貴體不。大方便。在下來的時候。已爲夫人定了客寓了。那美人很感激的樣子。紅着臉說道。承閣下想得這般周到。實在感謝。行李是早已檢點好了。我去抱了孩子。來說了這話。美人就到臥室裏去了。孩子這兩箇字。到了小侯耳裏。很不舒服。原來這美人還有兒子。如同初次想起的一樣。而且又想到波郎。不知何故。小侯自看見馬克以來。這兩件事如同健忘的一般。竟忘記了。

本篇三

初次相逢。便如故友。所謂一見如舊呢。還是一朝爲百年之想呢。隨便怎樣都好說。小侯遇着馬克。全是這種心思。只有一面已經把顆心從腔子裏挖出來。和馬克的心好像化成一塊。但那融化之中。有一點不能融化的。如同油中有了一滴水。又似

精密的機器裏含着一粒砂子全體非常調和只此一點心裏不知怎樣惡賴得很這一點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人之妻』這句話喚人也多得很偏是波郎的妻子倘這女子的丈夫是小侯平時所尊敬的或是面不相識的那就沒有這樣惡感只是想到波郎的名字心中如針刺一般更使這女子沒有做過誰的妻子是清淨無垢的身子那便怎樣呢恐怕小侯在這女子身旁驅逐不開也未可知除這女子以外任什麼事也不想幹了也未可知但是沒有法聽你怎麼想總而言之是波郎之妻不是清淨無瑕的處女。

最文明之國『夫妻兩世』這句話是不講的他說夫婦是一世之緣不能結兩世契約所以良人死後仍舊變了處女隨便和誰結婚一點不要緊『嫁兩夫的不是貞女』這句話是沒有的對於前夫是貞女對於後夫也是貞女受這兩重貞女稱贊的婦人不知凡幾宛如他國妻死了丈夫續絃一般而且娶未婚的處女和娶寡婦人家看起來一點沒有分別只有那不是寡婦娶離婚的婦人是犯忌的前夫尙在

去娶他的妻小在道德上看起來與通姦無異小侯生在這種社會這般習慣當作理所當然在別的處女寡婦便不覺得違背道德這馬克倘不是波郎的寡婦或者沒有什麼針刺般的感覺也未可知只有說到這波郎的名字實在難過既說是難過那就斬斬截截的斷了念也很好但是可痛得很他那心裏已經忘了是波郎的妻魂靈兒早飛掉了

想到這箇那波郎曾經有評論小侯的名言他說小侯是正直太過不知世事爲了女人恐有失身的情弊前後一想絲毫不錯論他那氣質原是第一流人物但也可說他有點女魔難現在這小侯無論跌到那一邊總歸沒有好事輪子那面呢如同一匹悍馬娶了這種女人是終身埋在不幸之中轉到馬克這面呢波郎這念頭沒有磨滅的時候斷無此理果然失足那生涯就被了針刺縱使這事還可以忍耐倘使馬克這人果然像輪子所疑說他不是波郎正經妻子野合了生這女兒那樣污賤東西那就不是娶正經的寡婦全然迎了箇污穢女人不僅自己的清白身子化

爲烏有。而且伴野氏的清名也歸於塗炭。小侯是『家名』重於性命的。偏偏遇着這危險地方。天道實在可恨。但是目前看那馬克是天生逸品。斷不是墮落的人。說這人可以墮落的。再也想不到。這時馬克已領着像箇乳母的女人。走到小侯身旁說道。博士厚愛。給我巨款。叫我雇箇乳媪。領了孩子來。我照這樣雇來的。但是除我母子外。再要供給乳媪。那是太過了。博士待我不薄。到了此地。隨便幾時。可以不用。我和這乳母約定的。那乳媪也說道。我正要回蘇格蘭。只求助我的船錢。便心滿意足了。這孩子男爵。要看看麼。和他母親很像的。說着便除那孩子的頭巾。小侯連忙止住。道。睡着的孩子。弄他醒來。是不行的。於是大家上岸。坐了馬車。冒雨到客棧裏去。小侯初意。本是送到客棧就走。明天再來送他到火車爲止。這時候。覺得自己的想頭。錯了。就一逕送馬克和乳媪進了租定的房間。兩箇女人退到內室去。自便。那行李堆得稀亂。小侯走到馬克房裏。叫了茶房來。命他送上今晚的菜單。揀女人歡喜的口。味。加了幾樣。說道。今天不上飯。廳。你就拿到這裏來罷。吩咐之後。大約三十分

鐘工夫店裏豫備停當的時候。馬克走了出來。那乳媪同孩子却不來。乳媪因辛苦了。早就去睡。大約是不來惹厭的意思。

本篇四

船裏嘈雜。看得還不仔細。這時一室相對。看來格外美了。那年紀看不到二十歲。全然是箇少女。經這樣艱難的境界。想起來怎不傷心呢。小侯的同情格外深了。看那品格又高了一層。隨便怎樣。看不出是寒家小戶的女兒。極少也和自己的身分一般。到底是誰人的女兒呢。本來澳洲這地方。凡是住在英國沒趣的人。往往到那裏去。貴族的種子也有。王公的嫡派也有。馬克必定是這一派的血胤。或者生在英國。幼時隨了父母到澳洲的呢。還是生在澳洲的呢。隨便那一樣。總之說他是體面貴婦人的好。就這好上想起來。偏是波郎的寡婦。越發可恨了。

誰家的女兒。怎麼的氏族。小侯也不願問。想道。後來一定曉得的。就留心看他各種舉動。覺得無一不備。不過於交際上。生疎一點。食桌上的事。稍須失儀的地方也有。

不曉得應該怎樣纔好的地方也有的。照這上看來。知道他生長在清貧之家。就這
 樣。到。大。津。家。那。種。人。多。嘴。雜。的。地。方。一。定。要。被。人。嘲。笑。的。小。侯。如。同。親。人。一。般。件。件
 的。教。導。他。指。點。他。那。馬。克。受。了。這。樣。親。熱。覺。得。格。外。淒。涼。的。樣。子。不。上。一。刻。晚。餐。完
 了。小。侯。還。想。稍。須。給。馬。克。解。解。悶。便。道。夫。人。如。其。困。倦。要。去。安。息。呢。我。就。立。刻。告。退
 的。便。罷。這。是。極。尋。常。的。一。句。話。但。是。從。馬。克。說。來。覺。得。非。常。淒。切。小。侯。道。依。我。的。愚
 見。那。就。稍。須。再。打。擾。一。會。子。初。到。他。國。的。晚。上。沒。有。人。談。話。就。是。男。子。們。也。覺。得。寂
 寞。的。於。是。三。言。兩。語。的。攀。談。起。來。馬。克。一。直。熬。着。的。傷。心。這。回。熬。不。住。了。忽。然。遮。着
 臉。先。是。吞。聲。後。來。便。嗚。嗚。咽。咽。的。哭。了。出。來。

看。他。那。境。遇。實。在。可。哭。在。這。時。候。世。間。有。些。男。子。便。乘。勢。伸。出。手。來。摸。女。人。的。背。脊。
 小。侯。却。沒。有。這。下。作。樣。子。只。是。用。最。溫。柔。的。說。話。安。慰。道。夫。人。不。要。哭。雖。然。有。可。悲
 的。事。情。但。從。中。福。氣。來。了。此。後。大。津。家。只。有。親。熱。的。人。可。以。放。心。的。馬。克。漸。漸。的。擡

起頭來。像似非常可恥的樣子。幾乎沒有臉面一般。說道。是閣下這樣親熱麼。小侯道。比我着實要好。不用愁的。馬克道。我是受了這種親熱。比什麼還要難過。我直到如今。住在一點沒有親熱的地方。無論誰人。覺得不親熱。是理所當然。我因爲生長在這種思想裏面。所以待人。也只有不親熱的事。只想着惡念。我真是箇惡人。今夜承閣下的厚愛。覺得生平第一遭。漸漸知道自己的錯處。我是箇污賤的女人。受人間的親熱。是要遭天罰的。小侯看他很有點無事着忙的樣子。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說是惡人。又說是污賤。只聽他責備自己。或者因爲波郎待他不好。他對波郎也不親熱。是爲這箇麼。再不然。果像輪子所說。不是正式成婚的。雖掛了波郎一箇名。其實不是正經妻小。在這裏頭。一定有什麼奇異的事。由是不錯的。但是小侯對了這女人。決不想有什麼真惡事。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要講到惡人污賤。這種話。他那相貌。也不像。就說道。像這樣事。是沒有的。馬克道。隨便那箇。倘使曉得了我所說惡人的這樁事。一定和我不好的。閣下倘使聽見了。也決不肯這樣待我了。小侯道。那

就我永遠不聽如何。像說笑話一般。解釋開去。但是心中却不能不暗暗稱古怪。唉。這女子身上的事。怎麼樣纔能知道呢。隨便什麼眼光炯炯的讀者。也不能豫料哩。本篇五

就是沒有見過的人。說起來像這般豔麗清高的風格。也無從說他做過惡事。他自己所說的惡行。究竟是怎樣的事實呢。從前有位貴族的小姐自己說犯了彌天大罪。幽鬱得不肯開交。父母盤問他。究竟什麼惡事呢。這小姐說是無心中把耍貨人兒的手弄折了。有這句古話。馬克的惡事恐怕也是這一類。小侯心中引着這件事。做比例。看得他來平淡無奇。說道什麼惡事。却不曉得。但是你不說。沒有人會知道的。馬克道。我到了博士家。諸位倘使待我好。我不說是不行的。馬克和博士信上雖然稱父親嘴裏只叫博士好像不肯說出父親兩箇字來似的小侯又加了這段猜疑。想到惡事那句話。却有些橫梗在心。雖說是不用去想罷。他自然也想到這上頭。這時小侯的心。比馬克還要難過。想道。換句話講講罷。便道。到了早上。神氣清朗的。

時節。想起來一定沒有什麼大惡事的好了。請到火爐旁邊來。澳洲的話講給在下聽聽罷。馬克答應着把椅子移近了些。說道。澳洲的話。今夜不能說了。想起來心裏怪厭煩的。就此一語。馬克怎樣的苦法。可以知道了。小侯說道。那麼由我這裏講點博士家的閒話。和百老匯的事情。給你聽罷。就將博士家族的光景和家風上的事情。說得津津有味。而且揀馬克應該記得的事情。插在裏面。一件件的說着。馬克這纔寬心一點。也談了許多閒話。但是自始至終。沒有提起波郎一語。倘使小侯問起怎麼和波郎相識來。開了端。自能引出別樣的話。但小侯決不願問波郎的事。他想不到。使人家講懊悔的事。應該的麼。那一邊却也不提及波郎。只要一想到。心裏就不舒服。這時已過了九點半。再長坐下去。隨便怎麼要好。也不應該的。小侯就告別立了起來。又將明天十一點鐘光景。自己再來一同到百老匯去的意思說了。馬克格外感激。是無須說的。

小侯立起來。但是前頭馬克所說的『惡事』。不知怎樣很關心。想囑咐他一句話。說

呢。還是不說呢。訕訕的沒有主意。既而想來。終是爲了馬克。決計說道。我有句話。要想囑咐夫人。這話出了口。馬克想着自己大約是有了失儀的事情。紅着臉說道。既是閣下留心的事情。請不要客氣。告訴我這裏的規矩。我是絲毫不知道的。閣下定有看不入眼的所在了。小侯道。那種事情是沒有的。先頭你所說『惡事』那句話。請你此後不用對人說。人家看出來也聽他去。從你嘴裏說起來。想不到的人還當做非常大事。疑心你做了什麼壞事呢。懂我的意思麼。馬克道。懂的。但是……小侯不等他說完。搶着道。已經穀了惡事。這兩箇字。以此爲限。消化了。就一點不會得難過了。馬克有些恨的樣子。說道。照這樣。就連閣下也不曉得這惡事到底是怎樣的。事小侯道。不用知道。大概也就明白的。馬克越發漲紅了臉道。天津家各位。倘使待我好。那是不能不說的那可欺。負親熱的人呢。小侯道。倘使到了不能不說的時候。儘管和我講。不用曖昧。明明白白把那始末緣由告訴我。只有那不了的說話。和那惡事這種字樣。一出口就要受害的。只有這點約束。行不行呢。馬克不得已答道。倘

只此爲止。我遵命就是了。

總之叫馬克閉口不說那種話。這是應該的親熱。小侯是這麼想。但這親熱於人家和自己的身上。有什麼影響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本篇六

次日天晴。小侯如約十點鐘就來了。和馬克上了百老匯的火車。車中給馬克解悶。買了許多當日的新聞紙。這是無益的周旋。車子直到百老匯。兩箇人只有談話的工夫。那裏來得及看報。這裏頭。小侯所不知道的就是馬克的出身。至於學問。隨便談到什麼書。都知道。由此越覺得那品格的高貴。心裏呢。比昨天稍須奮發些的地方也有的。但時常總覺得抑鬱。不是談話所能解的。什麼道理呢。依然是昨夜所說惡事的話。還在那裏擔心罷。但是怎樣呢。這種美品。到了博士家。那箇不歡喜。輪子等又來了一位好姊妹。一定不肯薄待的。不上一刻。到了車站。輪子在那裏迎接。小侯早告訴馬克。下了車。領到輪子面前。給他們介紹道。這是由澳洲來的馬克君。輪

子。一。見。了。那。樣。美。人。臉。上。立。刻。起。了。烏。雲。連。來。得。好。辛。苦。罷。這。種。套。話。都。不。說。只。等。着。馬。克。去。攀。談。

遠。遠。的。經。過。三。千。里。波。濤。來。依。人。的。馬。克。決。計。沒。有。樂。境。當。時。已。帶。了。幾。分。驚。恐。看。了。輪。子。說。道。姊。姊。身。上。好。說。了。這。句。話。輪。子。像。箇。非。常。施。恩。的。樣。子。慢。騰。騰。伸。出。手。握。了。一。握。他。那。架。子。宛。似。對。着。奴。隸。的。帝。王。這。就。回。轉。來。問。小。侯。道。由。倫。敦。到。這。裏。不。是。你。陪。着。就。不。行。麼。小。侯。見。他。這。樣。沒。人。心。很。看。不。起。他。板。着。臉。說。道。因。爲。博。士。托。了。我。總。得。平。平。安。安。交。與。博。士。不。陪。着。是。不。行。的。輪。子。還。不。肯。閉。口。說。道。倘。使。我。父。親。不。在。家。你。還。要。老。等。呢。這。輪。子。全。然。忌。馬。克。的。美。貌。只。知。生。氣。連。禮。儀。都。忘。記。了。此。後。就。坐。上。馬。車。馬。克。把。小。兒。抱。過。來。坐。在。膝。上。只。是。低。頭。看。小。兒。的。臉。想。着。說。什。麼。話。好。呢。那。眼。睛。已。汪。着。眼。淚。小。侯。也。不。舒。服。輪。子。也。不。舒。服。差。不。多。三。十。分。鐘。三。箇。人。不。講。一。句。話。就。這。麼。到。了。博。士。門。口。博。士。已。在。門。前。久。候。馬。克。走。近。來。的。時。候。早。伸。開。兩。臂。說。道。我。的。兒。你。平。安。回。來。了。連。自。己。女。兒。都。沒。有。叫。過。的。對。着。新。來。

的人這是何等親熱呢。馬克忍不住伏在老人的懷裏，哽咽不住。連套話都說不出。博士格外傷心，對了小侯講了幾句人情話，便道：「一起進來罷。」就領了馬克進去。馬克的美貌和品格，使博士心腸越發軟了。那輪子想着，倘不巴結小侯，真恐怕被馬克奪了去。就裝出第一等的笑容，對小侯道：「真辛苦了。到我房裏喫茶去罷。」倘係從前這笑容，覺得可愛，現在是比看獼猴笑還要不如。便道：「我還有點事，再說罷。」就這麼去了。輪子想道：「這是爲了馬克，一定無疑的。」氣沖沖的跑到屋子裏，看見父親和風夫人山川兩夫人和馬克，剛是大概問完了的時候。博士道：「輪子，你把馬克領到備好的房裏去。他一定辛苦了。先讓他歇歇，倒茶給他喫。這博士不似尋常的樣子，看去全是一片誠心。那是是的聲音也沒有了。」輪子敢怒不敢言，領着走到樓上，却不是豫定的房子。一間房不過丈餘開闊，叫馬克進去，說道：「我們家裏來倚靠的人很多，大的房子通身滿了。就這裏委屈些罷。」這是有刺的說話。馬克連忙答應道：「好的。你不用費心。」輪子道：「不費心是不能的。照應客人是我的職分，但是你帶。」

了。奶。媽。來。我。却。沒。有。想。到。奶。媽。住。在。那。裏。呢。我。却。沒。有。法。子。了。他。是。說。這。間。房。裏。要。和。奶。媽。同。住。的。啞。謎。馬。克。早。已。曉。得。說。道。你。不。用。愁。這。房。裏。同。住。就。很。好。那。奶。媽。本。來。是。爲。航。海。雇。的。明。日。就。可。以。回。掉。他。輪。子。道。這。句。話。隨。後。再。說。奶。媽。是。省。不。來。的。馬。克。道。小。孩。子。的。事。情。不。雇。奶。媽。自。己。也。可。以。做。的。輪。子。道。那。就。請。你。這。樣。做。罷。我。父。親。不。知。養。着。幾。多。閒。人。究。竟。不。是。搖。錢。樹。不。竭。力。節。省。不。是。苦。了。老。人。家。麼。馬。克。道。是。的。博。士。寄。給。我。的。錢。還。有。好。些。多。着。這。一。二。年。的。零。用。也。儘。穀。了。等。小。孩。子。自。己。能。走。路。我。總。得。幫。幫。你。的。忙。輪。子。道。幫。忙。這。種。事。情。却。不。勞。費。心。這。裏。丫。頭。老。媽。多。着。呢。這。話。真。是。毒。口。噴。人。縱。使。是。毛。栗。子。也。沒。有。這。樣。刺。得。難。過。這。種。情。形。馬。克。到。後。來。也。曉。得。了。

本篇七

那樣說。這樣說。究竟怎樣才能中輪子的意呢。幾乎束手無策。本來這馬克很想替博士家竭力節省費用。自己終不免是靠著這家。但是總想這全家的人箇箇不纏。

眉頭又想自己格外勤謹些。叫人家說句同是靠人的人。倘能都像這箇人。那也沒有什麼了。竭力的不討人家厭。不傷大衆的利氣。留心再加留心。這是依人爲活的心思。豈像那累了人家。還想橫領人家財產。如風夫人那樣呢。但是第一箇看輪子那般舉動。想着還是不開口的好。因此不敢多說。但是輪子那肯饒放呢。對着馬克道。本來是你和伴野男爵說。叫他由倫敦一同到這裏。有這事麼。承人家的情。太覺過分了。輪子只爲了這樁事。比什麼都生氣。種種的發揮。都由這上頭來的。馬克道。我本是辭過的。他。不肯聽我也無法。輪子道。這是什麼話。他。不肯聽你就想着同那樣紳士在一起。是應該的麼。那樣牽牽連連的事。你做慣的麼。這真是下流的攀談。馬克道。這種事。我心裏是沒有的。不過初到生地方。要人保護着。從前和紳士一同坐火車。是沒有的。像男爵那樣親熱。我遇着頭一回。那知保護親熱這種字眼。格外使輪子生氣。便道。男爵親熱的意思。你弄錯了。是不行的。他決不是同你親熱。是和我親熱的。馬克聽了。很詫異。輪子接着道。是我託他說是請你照應馬克些兒。他爲

了。我。託。的。所。以。格。外。殷。勤。向。來。所。沒。有。的。你。懂。得。麼。他。暗。中。早。把。自。己。要。嫁。小。侯。的。意。思。吹。了。過。去。馬。克。果。然。會。意。說。道。原。來。如。此。我。早。就。那。麼。想。過。了。這。句。話。輪。子。聽。了。早。換。了。笑。容。道。你。眼。睛。裏。也。是。這。樣。看。麼。那。小。侯。爲。了。我。……不。能。算。是。沒。有。成。約。實。在。是。我。這。一。面。應。該。怎。樣。回。答。呢。還。在。商。量。中。罷。了。輪。子。只。是。吹。牛。皮。這。馬。克。看。見。輪。子。有。了。喜。色。心。裏。覺。得。安。穩。些。就。說。道。你。的。回。信。怎。麼。樣。大。約。是。容。易。想。定。的。笑。嘻。嘻。如。同。說。祝。詞。的。樣。子。輪。子。只。差。不。垂。下。涎。來。答。道。但。是。對。人。家。說。調。戲。我。是。很。討。厭。的。他。這。話。比。瘋。子。還。要。利。害。這。輪。子。是。怎。樣。一。箇。下。流。呢。接。着。說。道。馬。克。君。我。照。着。父。親。的。話。去。豫。備。茶。請。你。就。下。來。罷。家。裏。的。午。餐。是。兩。點。半。晚。餐。是。七。點。鐘。說。着。去。了。少。須。叫。奶。媽。傳。言。道。奶。媽。的。房。已。經。有。了。

講。到。午。餐。只。有。茶。和。麵。包。一。片。冷。肉。只。有。點。心。那。麼。大。不。上。一。刻。馬。克。下。樓。可。巧。在。廊。下。遇。着。博。士。老。人。家。可。憐。女。兒。的。樣。子。握。了。手。道。停。一。會。你。到。我。房。裏。來。把。你。丈。夫。的。事。講。給。我。聽。馬。克。如。同。聽。見。了。最。可。怕。的。說。話。陡。然。變。了。顏。色。博。士。道。不。過。是。

波郎生前的光景。想你說給我聽。馬克這回。不能不說了。博士看見他異樣的躊躇。說道。是的是的。你是想起來傷心。那也不限定。今日隨便什麼時候。是的是的。馬克道。今天不能細說。但是我很想說的。博士就這樣和馬克進了飯堂。這回風夫人又兩眼直豎了。這博士斷不至拿自己女兒般的人做後妻。論理也可無須嫉妬。但是他想起來。同是一般依賴的人。偏是比自己親近博士。看了總不耐煩。只有自己是。要脫却依賴範圍的。他人比自己地位優一分。便是不法。他是這樣想。這風夫人心裏恨了。決不能比喫輪子的虧。此後的日子。真不容易過的。

本篇八

風夫人與輪子不同。是最有心思的女人。面子上沒有什麼說話。他是沒有知道馬克的氣質。和自己反對的呢。還是同調呢。這上沒有清楚。所以先下手偵探看。那馬克煞是可怪。孤貧無依。來靠人的女子。怎會有這般品格呢。究竟是什麼人的女兒。怎樣長成的呢。先從這地方探起。就問道。馬姑你娘家貴姓。類似你的人。我都知道。

看是否你的本家。這本來全是謊話。馬克諾諾連聲說道：『我姓春山。』英國裏頭春山這姓很少。確是不常有的。風夫人道：那是我想錯了。是什麼地方的春山呢。我知道春山這一族。在太僕州很有名的。這是最富的貴族。馬克道：我從小父親領到澳洲。生長的鄉里在何處。連自己也不知道。春山這姓。果然是自己的真姓呢。或者是父親隨意捏造的。不充分的確了。他這老實的回答。風夫人早把他那價值看低了一層。想道：這一定是在英國沒飯喫。跑到澳洲去。一箇窮漢的女兒。那腹中早已一語該括盡了。但是他那天然的品格。仍不仔細。再問道：太僕州這地名。沒有聽見過麼。答道：沒有聽見。我到這裏來。只想曉得我生的地方。但是誰來告訴我呢。說着。愀然不語。這風夫人問的時候。時常看縉紳錄。貴族裏面有無新繅的。他是絲毫不肯懈怠。貴族的事體。所以很詳細。對面的人。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說得來。頭頭是道。好像炫耀自己。有貴族朋友一般。說道：這真可憐得很。你果然和太僕州春山家有淵源。那是我久經要去訪春山伯爵。可以和我同路去。那真是能通下情的親熱人。

你見着就知道。了。馬克很佩服的聽着他。

聽這夫人的話。不爲所愚的人。是很少的。像馬克這種人。聽的格外認真。但那風夫人。也有箇弱點。他覺得不在這時賣弄自己的博識。是沒有時候了。於是談春山家的事。像似說起自己親戚一般。談了三十分鐘。滔滔不斷。後來又說道。現在春山伯的阿妹。那是箇闊人。年紀有六十多歲。凡英國的婦人。沒有那麼豪富。年輕的時候。丈夫就過去了。留下偌大家財。這夫人做了有福的寡婦。貴族社會想和他攀親的人。不知凡幾。但這位夫人曉得這班人的目的。是想他的家私。所以很討厭的他。說先夫的財產非同小可。所以拚命管理着。男人都及不來那樣留心。現在守寡到老。了。名叫竹子。說起來人家很記得的。馬克只管應着。一直到這時候。忽然聽見這名字。問道。這位夫人叫做竹子麼。風夫人給這一問。更要顯顯自家的博識。擺着架子。剛要說。偏生博士來了。他這厭聞世事的人。却也有灑落的地方。向風夫人調笑道。春山家還沒有請帖到你這裏來罷。是的是的。說着。又和馬克丟了箇眼色。這風夫

人的話也止了。馬克想起和博士約定談波郎的經歷。就跟着博士走了。輪子恨恨的問風夫人道。伯母你很中意了。風夫人答道。究竟是怎樣的人。却不曉得。總之。決不是愚人。你不要看錯了。

本篇九

縱是風夫人的銳眼。也看不透。這馬克。把自己的事瞞了起來。總之是不開口。無論對着誰人。一味的柔順。隨便那箇說什麼。從沒有生氣抵抗。討人厭的。但是這般舉動。決不是馬克的天性。才全德備的女人。那肯這樣俯首帖耳。從中必有緣故。據風夫人的鑑定。說他心中有過非常的惡事。現在後悔了。所以這般萎靡。無論何事。只想懺悔自己。責備自己。這是一定不錯的。

這猜的却也利害。馬克初上岸時。對小侯說。自己做過惡事。幾乎明說出來。前後一想。風夫人所料。雖不中。也不遠。果然這樣。是何等的惡事呢。風夫人種種的猜度。甚之疑心他殺波郎的。但是這種凶惡。到底不像。或者是波郎還活着。授了他什麼惡

計。到這家來幹什麼的。照波郎的行爲看來。族中往往假托有病。來騙老翁的錢。現在莫非假說是死了。不過這馬克肯通同一氣。做這般事情麼。依然不能無疑。這樣那樣都想到。總覺得不切當。大小幾種惡事。難道件件都有麼。這却說不定。從中有一樣。風夫人想來一定是的。大半和波郎不是正式結婚。私通之後。生了女兒。決不是這家正經主兒。風夫人就暗中告訴輪子說道。後來倘曉得了他的底細。恐怕比這箇尤甚。也未定的。暫且按下不提。却說小侯不睬輪子。跑了回去。和平常大不相同。突然對老夫人說道。母親。輪子是這樣沒人心麼。老夫人聽着。不能不詫異。說道。這又是什麼道理呢。你從前說輪子是世上沒有的女人。小侯道。輪子的氣質。我全然看錯了。母親常說輪子是娶不得的。全和母親說的一樣。老夫人雖不知就裏。總之是輪子質地被他看破了。老夫人這才放了心。說道。我從你由俄國回來。常說那怕在喜歡的時候。也不用講和輪子成婚的話。我是比什麼還要擔心。但是你既留心了。那也就很好。小侯道。這是沒有的。起初本是斟酌。說道漸漸起了娶輪子的決

心是沒有這事的。他那行爲。我況且沒有看見。斟酌的結果。曉得輪子不是可妻的女人。漸漸的看定了。老夫人笑着說道。你從何處聽見和我一樣的說話。輪子沒人心的事。實是怎樣的呢。小侯就把輪子待馬克的神情。述了一遍。又從馬克淒涼的事情起。直說到他那容貌和品格。道那一家倘使惡識了輪子。那是終久沒有好日子的。路近得很。幾時母親去看他一眼。小侯本來是熱心人。講這樣話。原沒有什麼稀奇。但是覺得太過了些。老夫人便道。輪子待人不好。你看了很愜氣麼。這幾日裏我去看他便了。小侯聽了母親的話。心也安些。次日就上了倫敦。有十日不回家。雖然爲着公事。一半因爲從前尊敬的輪子。知道是箇贗物。心思壞得很。讓他習慣了。不想見輪子的面。後來回家的時候。老夫人想去看馬克。就和小侯同到博士家去。馬克的品貌。凡公平直道的人看了。沒有不憐愛的。老夫人詫異道。這般美人。怎會做波郎的妻小呢。又想自己的兒子看出輪子來。莫非也爲這美人迷住的緣故麼。但是這種疑心。却不便出口。只看着馬克。問他到這裏以後的事情。馬克不肯說。但

是看那可憐的形狀。自然明白。只說是由澳洲帶來的奶娘。早已回掉了。自己守着孩子。就連講這幾句。也不是大大方方說的。兩邊雖是暫時相見。心裏各人會意。老夫人臨走說道。你有空到我家來走走。馬克答道。一定來請安的。可巧輪子和風夫人走出來。輪子只留小侯坐一坐。小侯那裏去睬他。母子兩箇出門的時節。看見兩箇人一路談着。到自己家裏去了。你道是誰。原來是博士和內山夫人。博士遇着。可以到野家的機會。那是一定不肯放過。即使沒有機會。也要造出機會來。不遇着內山夫人。不已的。這不是老當益壯麼。

本篇十

路上小侯一言不發。這是哀憐那馬克的境遇。老夫人對着博士。却不能無言。就說起波郎的事。老夫人問道。年紀輕輕的。怎麼樣。忽然沒有了。博士道。我也問過馬克。他說。住在西德尼府。到美爾波去。回來坐火車。忽然地陷。連火車跌在地底裏。乘客都身死了。這裏的報上也登過的。老夫人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這真傷心死骸呢。

博士道尋着的也有不知下落的也有波郎的尸骨不幸尋不着了。老夫人道骸骨沒有知道怎麼見得波郎死在裏頭呢。博士道這不會錯的。馬克原也算着說沒有到回來的時候不致於坐那火車很放心的。那曉得波郎去訪的這友人立刻來通知說是波郎死了。那箇友人曾經送波郎到車站。車子開了還在窗子邊和波郎說話。那火車直到地陷的時候沒有到過車站。坐的客人一箇也沒有下來。這是絲毫無疑的車上還裝着許多人。夫鑛山局也通知馬克說是波郎死了。那封報死信馬克還藏着我看見的。照這樣是不用疑心了。

這晚博士回去之後。老夫人對小侯說道。馬克真是難得的美人。像你所說的小侯道。真是美人麼。老夫人道。不但是生得好。看那品格天生美備。我想是王族的子孫。小侯道。是的一定是高貴人家的後代。老夫人道。但是風夫人說他身上含着秘密情節。有這話麼。我想這孩子實在可愛。做你的妻子是很配的。這老夫人的話。來得過於突兀。小侯道。做我的妻子。母親說要把馬克配我麼。老夫人道。誰也沒有這樣

講。我恐怕你心裏是這樣想罷了。小侯道：隨他怎樣的美人，難道不是波郎的妻子麼？拿馬克做我的妻子，有這樣念頭麼？這句話是很有氣派。這時候心裏確是這樣子。但是自己不覺得心苗的深處，早伏着一粒極微的種子。因為有了種子，所以立刻看見輪子的缺點。這粒種子，不知不覺，早在那裏發芽。你道不至於擴張開來麼？自己覺得沒有那樣事，不去防備，他就格外的危險了。

此後便時常到博士家去。博士叫他去的時候，也有不知怎樣有不去不成功的樣子。從倫敦回來，一定去訪博士。但是輪子和馬克的旁邊，竭力避開去，不敢親近。只有這點是行與心違的。不在天文臺，便在化學室。幫博士的忙。有時由窗裏望出去，看見馬克抱着小孩，在那裏遊玩。他便趕緊退了進去。照這樣子，誰也不知道小侯的心。縱使風夫人那般敏捷，他曾和輪子說道：倘使我遇小侯一次，就知道他有沒有攀親的意思。這句大話，現在也不敢說了。目下已經遇着好幾次，絲毫沒有報告。一日輪子悶起來，催他的回信。這夫人因為自己的運動，毫無進步，疑心輪子不出

力很不舒服。從前那種奉承的空話也不說了。每遇見輪子催他的時候。信口說道。原是的。我看小侯心思。拿你比起來。還是馬克那面多一點罷。輪子喫驚道。馬克麼。你不是說遇着他。連套話也不說麼。風夫人道。他的生性。本來不說套話的。但是從中那副神氣。不見得。輪子動了。怒說道。馬克這東西。不過一箇丫頭。叫他這樣拿來。那樣拿來。祇好拿東西。一毫見識沒有的女人。能做小侯的妻子麼。小侯家的事。一團糟的。沒有箇靠得住的女人。那是很討厭的。風夫人道。馬克那樣謙恭的人。却很中小侯的意。你當他是沒見識的女子。那就錯了。我曾經說過的。小侯和你有了抱怨的地方。看見馬克。自然低頭拜服。我敢說馬克做小侯妻子。是一定好的。輪子格外動氣。叫道。這東西由我手裏把小侯的心奪了去。這種女人。攆出了完事。我家裏那能容得他。正亂的時候。可巧馬克來了。他不知前後。說道。我剛才在門口遇着小侯的輪子。聽了這句話。好像火上加油。那怒氣已達到沸騰點了。

輪子怒氣衝天。像野獸悲鳴的聲音。破口罵道。你這忘恩賊。你這忘恩賊。一面咆哮。望着馬克奔了去。張開兩隻手。差不多要推倒人的樣子。馬克不知何故。戰兢兢的說道。我有了錯處麼。果然有的。我情願謝罪。請你告訴我罷。身子一直退到牆邊。風夫人早抱着輪子。板了臉攔道。你這舉動。成句什麼話呢。輪子那裏肯聽。如同夢中一般。著的揮脫了風夫人。他這樣暴怒。可以說是一種病。任着性子發起來。自己也制不住。自己要想制得住的。只有博士一人。聽見博士的聲音。他這狂病就好了。看見這樣子。立刻去叫博士的。就是山川兩夫人。博士早跑了來。說道。毛病又發了麼。趕快到這裏來。就拉住女兒的手。一面安慰着馬克。立刻把輪子帶了出去。風夫人還立在那裏。他心中。却想着了勾引博士的機會。這且不去提他。馬克後來問山川兩夫人。輪子爲什麼生氣的呢。兩夫人也不知道。馬克想來。除謝罪外。沒有法子。無論何事。低着頭。次日去討輪子的好。直巴結了一日。這是寄人籬下的苦處。隔了兩天。輪子風夫人。和馬克去回拜伴野夫人。馬克託山川兩夫人照顧着小兒。

自己就到伴野家去。別樣的事情。却沒有。可巧小侯在家裏。輪子早把小侯拉在自己身傍。想出話來攀談。小侯却格外辨出他二人的優劣。那馬克一句多話也不說。就是對着老夫人也竭力的謙退。老夫人也一般分出他和輪子的高下。而且很可憐他處的境遇。想和博士說。一定要給他雇箇奶媽。停了一會。三人起身告別。老夫人向輪子淡淡的說道。只有馬姑。我再留他一會。我叫人送來是了。輪子登時沈着臉。馬克看那神色不對。說道。伴野夫人。我還要回去照應孩子。隨後再來罷。老夫人道。孩子不是說托了山川夫人麼。有年紀的人。有兩箇在那裏。有什麼不放心呢。風夫人。我是想聽聽澳洲的事情。說話之中。輕輕把風夫人帶了進去。這是五十年來處世的手段。風夫人要想不答應。也不能不得已。對輪子道。伴野夫人那樣說。你看怎樣呢。輪子憤然道。我不曉得大踏步上了馬車。風夫人隨着進去。馬克一直看他們去了。才問着老夫人道。不要緊麼。好麼。這馬克雖然擔心。其實是歡喜極了。自己到這裏之後。只有這家母子。和博士三人待得好的。所以停了一會。把心定下。要

曉得女同志是男人所不知道的那許多話藏在那很狹窄的心裏放開來隨便談多少時候滔滔不盡的老夫人漸漸問到他身上總用話支吾開去單說五六歲時候和一箇妹子給父親帶到澳洲後來父親妹子都死了只剩自己一人說到這裏爲止老夫人道尊大人過去的時候在你和波耶成婚之前麼馬克聽見波耶名字覺得很厭煩的樣子懶懶的說道在後大約三箇月光景老夫人道令妹呢答道那是這孩子生了不久說着又像初見小侯的晚上伏着哭了起來老夫人道你這命眞苦父親妹子良人沒有多時接連的死了我也替你傷心這老夫人原是過來人自然體貼得仔細也陪着哭了起來少頃老夫人說道談着惹起傷心來是不行的趕快丟開了你把澳洲的音樂講給我聽罷老夫人因爲前頭所問的話看去是不肯明言的所以談到音樂試試他的教育程度這老夫人宛如考試一般馬克却不是這麼想由自己討厭的身上事情轉到別樣反歡喜起來畧謙遜了幾句走上音樂臺奏着種種的曲子姿勢之美手法之熟聲音之豐潤老夫人也覺佩服說道你

再。有。名。師。指。授。一。下。子。就。可。以。去。開。音。樂。傳。習。所。了。馬。克。道。我。沒。有。學。過。營。生。的。技。藝。所。以。竭。力。想。學。件。立。身。的。勾。當。這。樣。談。着。一。直。到。了。晚。上。自。鳴。鐘。已。經。報。了。七。下。只。好。勉。強。告。別。老。夫。人。原。說。叫。人。送。回。去。但。是。那。送。的。人。除。小。侯。之。外。還。有。誰。呢。好。在。小。侯。是。件。不。辛。苦。的。差。使。

本篇十二

良。宵。寂。寂。空。中。的。明。月。放。着。光。輝。田。野。空。曠。的。所。在。路。上。是。沒。有。人。擾。攘。的。這。種。時。候。對。着。這。種。美。人。暗。暗。的。立。在。保。護。者。的。地。位。直。送。到。他。家。裏。爲。止。說。起。來。那。少。年。相。悅。的。心。思。是。人。情。難。免。的。但。是。小。侯。遇。着。了。只。覺。得。難。過。

他。是。波。耶。之。妻。怎。好。做。我。的。妻。小。這。句。話。對。着。老。母。講。過。的。不。光。是。嘴。裏。講。心。裏。却。全。是。這。樣。想。法。但。這。時。候。自。己。覺。得。有。點。可。驚。的。地。方。你。道。是。什。麼。就。是。心。底。裏。那。粒。愛。種。不。知。什。麼。時。候。發。了。芽。直。到。如。今。沒。有。清。楚。現。在。漸。漸。的。覺。得。了。還。不。止。此。那。粒。愛。芽。又。漸。漸。蔓。延。開。來。只。愁。自。己。有。制。不。住。的。時。候。這。小。侯。向。來。不。知。道。說。是。

『愛』見了輪子的容貌。雖然佩服。但是只有佩服。沒有愛的自己。絲毫不用制自己的心。可以靜靜的想靜靜的。了解沒有什麼難解難分的苦趣。但是現在對了馬克。要自己制自己。這實在苦得很。這箇身子這顆心。只是要跑到馬克那邊去。這果然。是可以用愛的女人。那也就不苦了。偏是箇愛不得的女子。隨便怎樣。不要去近他。隨便那箇不使他覺得我心有愛的分子。甯可死不能不揉化。這點愛情。照這樣想。起來和馬克不可說話說了。就要覺得的不可想起馬克的事。想起來那愛情就要奔集的。

今天爲了這意思。所以坐在輪子傍邊。不敢親近馬克。偏生又送他回去。這就完了。那心底裏不知怎樣癢起來。這心裏癢就是心裏痛。難道竟不能做箇無喜無悲的心地麼。這樣一想。雖和馬克同行。也是一言不發。馬克却有點古怪。問道。小侯你怎麼了。小侯恨不得連『不』這箇字的聲音都不要露。用着極冷淡的調子。答了一聲。馬克愈加不解。想着自己到這裏來了。只有一箇人和我最好。這人現在也是淡淡。

的。這。叫。人。怎。樣。受。呢。略。略。想。了。一。想。像。是。要。哭。出。來。的。聲。音。說。道。我。到。了。這。裏。人。家。都。和。我。無。緣。了。輪。姊。也。是。閣。下。也。是。……那。聲。音。中。又。帶。着。點。恨。小。侯。真。是。回。腸。寸。斷。但。這。回。連「不」的。一。箇。字。也。不。說。了。

馬克也從此無言垂頭走路不覺已到了博士門口小侯道我就此告別了馬克想着。一。人。進。去。又。不。知。受。輪。子。怎。樣。的。挫。折。說。道。怎。樣。到。裏。面。爲。止。像。似。哀。求。一。般。那。說。話。極。短。但。小。侯。像。被。繩。子。縛。牢。了。崛。強。不。脫。就。這。麼。跟。着。由。門。口。直。到。坐。起。裏。馬。克。先。走。進。去。果。然。輪。子。在。那。裏。就。發。怒。道。不。來。的。太。遲。麼。那。神。情。比。前。天。還。要。險。惡。甚。而。言。之。眼。睛。裏。含。着。兩。包。血。連。腮。夾。耳。的。泛。了。起。來。馬。克。早。叫。了。一。聲。像。似。要。逃。的。樣。子。回。身。拉。着。小。侯。這。小。侯。不。知。什。麼。事。走。進。來。看。見。輪。子。的。殺。相。也。喫。了。一。驚。輪。子。却。不。知。道。小。侯。跟。在。後。面。意。外。看。見。了。倉。皇。中。要。想。止。住。怒。容。那。裏。止。得。住。又。看。這。樣。子。覺。得。馬。克。已。經。當。小。侯。是。自。己。的。人。了。越。發。怒。不。可。遏。大。罵。道。這。忘。恩。負。義。的。賤。人。馬。克。嚇。得。如。夢。中。一。般。拉。着。小。侯。叫。道。你。帶。了。我。去。罷。咳。倘。使。帶。得。去。自。

己可以保護的婦人。那小侯不知怎樣歡喜。但小侯臨到只種地方。仍不失他沈靜的氣質。慢慢的扶退了馬克。向輪子說道。馬克有什麼地方不好呢。輪子如同叫屈的樣子。說道。連你也搭他的肩膀。這真可惡極了。這句話沒說完。博士早走來捕輪子。那輪子見了父親。也就悶悶的跟着去了。老翁既能制得住他。爲什麼這病根不能斷呢。因爲博士的性情。不上一刻。早忘得乾乾淨淨的了。

小侯不願久留。和風夫人道了句寒暄。就走。旁邊立着的馬克。一眼也不看。只當屏諸意外。那馬克又急又痛。不知不覺去拉小侯。但小侯是很無情的樣子。知他愛憐心。已經斷絕。還立在這房裏。幹什麼呢。賭一口氣上樓去。那眼淚直流出來。可憐有誰知道呢。

本篇十三

小侯回去。在路上。比送馬克的時候。格外胡思亂想。耳朵裏還有輪子咆哮的聲音。這女人真可怕。從前竟不知道。還想聘他爲妻。真謬極了。幸而發覺的快。還算運氣。

這樣一想不由膽寒起來。但他那念頭本來不是想輪子的可怕。是可憐馬克的不幸。憐就是想。想就是戀。這時候自己也覺得愛心萌動了。忽然轉箇念頭道。爲什麼要動這苦惱愛情呢。人也多的很。去慕那波郎的女子。任什麼情緒也沒有。隨便怎樣。我這愛不可使人知道。乘人家不知的時候自己拿來消滅了。雖然這樣想。但是用什麼法子去消滅呢。却不知道。而且這割愛心再是一層底裏。覺得這割愛是可惜的念頭。也有的既而想一想。那人確是可愛。即使嚴重似我的母親也表着同情。況且沈淪在苦海裏。我一面愛着他。一面把愛情藏了起來。故意疎遠開去。豈非沒有慈悲心麼。難道不算卑怯麼。腹中好像聽見責備自己的聲音。再一想又道。不但你是你愛他。他也愛你。這種說話覺得耳邊到處有這聲音。所謂心神無主。就是這現象了。神明已亂。所以路也走不快。又停了一會。忽的奮然決定一箇主意。想道。只有離開馬克。近着他。就要起這箇妄想。博士家去不得了。這百老匯地方儘我的力量。不回來便了。

心思決定走得飛快。一口氣到了家裏。次日就上了倫敦。差不多有四禮拜不回去。但是無濟於事。日子過去。那心思格外加重。幾乎一刻不忘。既而又豁然大悟。哈照這樣說來。我不是愛馬克。却是熬煎我這顆心。恐懼起來。只有恐懼。而且這恐懼。日日增長。只要自己心。拿得穩。那怕一箇馬克呢。平着心。近他的身。平着心。看他的臉。馬克和別人沒有分別心。自然靜了。這真是絕妙的念頭。

這麼一想。立刻就回去。到處都是歡天喜地。覺得世界都闊了些。要問他不妨再見馬克麼。他却不作此想。只覺得領悟了。此中妙趣。先把出門以後的事情。問問母親。那知母親所說。大半是馬克的話。這四禮拜中。和馬克越加親密了。說道。每回遇着他。這人的品格。實在高貴。怎會嫁了波郎呢。我真就不解了。說着很可惜的樣子。倘使不是波郎的寡婦。那就很可以做你的妻子。這意思却含在說話之中。小侯聽了這話。自己心裏先吩咐自己。道。你只當沒有什麼。然後徐徐答道。是這樣麼。全是心平氣和的樣子。老夫人道。你現在很冷淡了。小侯道。沒有什麼冷熱。起初和現在一

樣的。老夫人。想道。這癡兒。不知。又看見。什麼。女人了。但是。他的。心。既冷。也不必。引他。熱來。就此。不說。下去。

小侯。想着。連。母親。都說。我。冷淡。那是。到。馬克。身邊。去。不礙。了。何用。這麼。遠。着他。呢。漸漸。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去。訪。博士。直到。化學。室。裏。博士。喜歡。得很。說道。許久。沒。見。了。是。是。說。着。又。將。馬克。近。來。要。到。倫敦。去。家。裏。少。一。箇。人。要。寂。寞。了。的。意。思。告。訴。小。侯。馬克。爲。什麼。到。倫敦。去。呢。這。真。古。怪。那。小。侯。已。經。冷。淡。的。心。裏。忽。又。亂。了。起。來。覺。得。房。裏。的。空。氣。含。着。異。樣。分。子。走。到。窗。前。去。看。望。偏。生。那。馬克。抱。着。小。兒。在。園。中。遊。玩。四。禮。拜。不。見。更。覺。百。媚。千。嬌。了。

本篇十四

只。此。一。面。什。麼。覺。悟。什。麼。思。量。都。拋。在。九。霄。雲。外。冷。淡。也。好。馬克。和。別。人。沒。有。分。別。也。好。這。時。候。腦。子。裏。沒。有。功。夫。去。想。他。只。把。那。肝。腎。的。魂。靈。由。全。身。飛。到。馬克。旁。邊。茫。然。立。在。化。學。窗。前。的。不。過。是。小。侯。一。箇。軀。殼。罷。了。

向不關心的博士也覺得詫異。走到窗前一望，接連說道：『是是是，這聲音到了耳裏纔回轉來。』望着博士，只聽得博士說道：『馬克明天就到倫敦道子家去，原是道子約他旅行的。』說起旅行來，那自然不住在家裏的，所到的地方一定遇着種種的人。小侯這一想，又恨起來，便問道：『旅行是什麼地方呢？』博士道：『我問過的，忘記了。你去問他自己罷。』問是很願意的，但是順水推舟，說道：『我去問了來。』這句話，小侯却說不出。不過心裏想着，到底去不去呢？倘使他人，這是很小的事情，不過這時候的小侯，却當做大問題，胸中如波濤澎湃，委決不下。博士道：『這媳婦相貌也生得好，年紀又輕，守着空房，真可憐得很。旅行起來，遇見合意的人，便再好醮。』雖然是波郎的事，也沒有法子。我看你到還相稱。』小侯聽着，好像特地刺他心的。從前的時候，一聽見波郎兩箇字，如同冷水澆背。現在儘管聽見，這心也冷不下了。只想着博士所說再婚的話，何處的人在旅行中遇着馬克呢？我爲什麼不就是那箇人呢？連這不關緊要的事，早已耐不得了。又停了半晌，說道：『既說是旅行，我就去送別罷。』出了化學室，一徑

到馬克旁邊不知什麼緣故。馬克見了小侯神氣也就不同。好像小侯說道和他人等視這話是做不到的。馬克也是如此。這時低頭看着小兒眼皮兒不肯擡起來。小侯問道。聽說要旅行去了。果然這樣。我們暫時分別。我很想來看你的。馬克道。什麼旅行呢。住在倫敦的道姊來約我。帶着孩子到溫泉去。差不多要一箇月的光景。聽他這話。不像博士所說的旅行。便道。你是一定歡喜的。馬克道。倫敦這阿姊待我這樣親熱。我比什麼還要感激。溫泉回來後。我想就住在道姊家。不到這裏來了。少停一停。又道。閣下大概也住在倫敦麼。他這意思。還是說同住在倫敦。便覺心裏如願呢。還是暗中示意。叫小侯住到倫敦去呢。總之是沒有憎厭的說話。小侯道。到溫泉去。一定遇着種種的人。新朋友是一定多的。馬克有點淒涼。答道。我是沒有朋友的。小侯道。有了新朋友。忘了故交。那是不行的小侯口裏這句話。就是關山萬里。在人說起來。不過是尋常客套到了。小侯口中。那是很有意思的。馬克使着勁說道。決不……這決不敢忘的意思。很明白的小侯的話。到此為止。雖然傷心。只好告別說。

了聲再會。伸出手來，等着馬克也道：再會。把孩子抱在左手，替出右手來，握了一握。小侯一徑去了。此時小侯覺得馬克去了，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人，悽悽惶惶的動彈不得。後來不知在何處相逢。

本篇十五

次日馬克果然到倫敦去。川夫人陪着送到道子家裏，不上幾日，道子一家都到溫泉去了。小侯和馬克分別，從沒有這樣淒涼的。從前也曾別過，但是要想會面，隨便幾時都可以見的。那心就安了。而且也不至音問隔絕。這回分別，不是這樣了。連道子家在倫敦，何處也不知道。所謂溫泉，是何處溫泉，要想問都無從問起。如同隱掉的彗星一般，沒有法子呼他轉來。那就何時再現，也不能豫定。小侯的身子覺得已少了一半。公事也懶得動手，心神也不定。忽而回家，忽而到倫敦，如瘋狗一般過了幾箇月。其實道子一家由溫泉回倫敦的話，問一問博士也就曉得了。但小侯不管他回與不回，在自己看來，總和彗星一樣，沒有可以和馬克接近的道理。不忘記這

彗星○自己○便○終○於○苦○痛○這○心○思○也○未○嘗○沒○有○但○是○終○不○能○忘○這○是○自○己○的○命○運○應○該○死○在○愛○戀○中○的○麼○這○樣○一○想○早○起○了○厭○世○之○心○生○在○世○界○中○實○在○可○恨○還○不○如○放○棄○一○切○罷○一○半○已○有○了○癡○意○有○時○飄○然○回○到○母○親○那○裏○說○道○我○這○幾○天○不○到○倫○敦○去○了○老○夫○人○只○覺○得○小○侯○悶○悶○不○樂○想○他○或○者○爲○了○十○分○辛○苦○終○久○不○能○贖○轉○田○園○因○而○絕○望○麼○老○夫○人○是○這○樣○想○其○實○也○真○箇○傷○心○照○世○上○看○來○赫○赫○有○名○男○爵○家○的○家○主○這○是○早○經○授○室○田○園○上○有○莫○大○的○收○入○毫○無○不○足○或○在○交○際○場○或○在○政○治○界○好○歹○有○了○聲○名○但○這○小○侯○來○年○三○十○歲○了○說○起○來○政○府○慈○悲○博○得○箇○候○補○微○官○靠○那○俸○給○養○着○命○不○知○有○人○生○之○樂○辛○辛○苦○苦○夜○裏○都○睡○不○着○也○算○是○少○年○中○難○得○的○老○夫○人○本○來○愛○兒○子○的○想○着○怎○樣○激○發○他○的○志○氣○呢○便○道○暫○時○不○到○倫○敦○去○也○好○今○日○天○氣○晴○明○你○到○博○士○那○裏○天○文○臺○上○去○好○麼○揀○他○喜○歡○的○勸○他○小○侯○懶○懶○的○說○道○博○士○那○裏○我○不○想○去○他○意○思○是○馬○克○雖○同○天○女○一○般○在○天○文○臺○上○望○不○見○也○是○無○益○的○老○夫○人○道○你○不○是○常○說○的○麼○看○着○那○無○限○的○天○體○心○思○自○然○高○尚○何○等○的○憂○愁○也○忘○記○了○麼

話雖如此。但可以忘記的憂愁。決非憂愁原質。老夫人想安慰他。四面八方尋出話來。末後說道。前天博士到姨母這裏來。說起馬克近來要想做看護婦了。這事真出於意外。小侯不由的說道。博士許他做那種營生麼。老夫人道。博士是無論何事聽他自己的意思。不見鈴子做了女醫生麼。小侯也不再問過了一會。就說道。母親。我今晚到博士處看看。天體回來罷。說着就去。小侯的心事。老夫人大抵也猜着的了。

馬克做看護婦。真是匪夷所思。小侯早起了決心。依人的事情。實在淒涼。所以遠遠的去了麼。他到遠處去了。倘使就這麼置之不問。那是爲人所愛一點。沒有好處。與不愛同小侯。決不是這種人。與他爲敵。那是非常可恐。與他爲友。那也是非常可恃。什麼是證據呢。那要在事實上看的。他總想使馬克脫却依人爲活的地。地位一言蔽之。就是要馬克爲妻管他。波郎的未亡人管他。來歷不明的女子。這種障礙。全然沒有。看他肯去做看護婦。那心中一定不厭清貧的。縱使貧乏做了我的妻子。獨立起

來總不至於依人爲活了。小侯心裏全然闕了箇新世界。覺得這塵世中比天體還要開闊。及至走到博士家裏。心思已經決定。上了天文臺。他那目的是問道子的門牌。博士告訴他。又道。你直到現在不去訪道子。似乎缺禮。道子鈴子還有馬克。看見你去是一定喜歡的小侯回家。到了次日。向老夫人說道。母親。我到倫敦去了。老夫人詫異道。你昨天說是不到倫敦去的小侯。道。昨夜的事情錯的。他就是這一日到了倫敦。三刻尋到道子家裏。

本篇十六

人心變起來。真會變。憑他怎樣美貌。是波郎之婦。怎好做我的妻小。這句話。自己也想過。和老夫人也談過。那小侯今天親自爲了求親。到馬克所住的人家去敲門。你道奇不奇呢。這時小侯心中。除了愛馬克以外。沒有別樣。波郎之妻這等事。也不想不起了。也沒有想的時候了。

向通報人問聲。大津馬克在家麼。答道。在家。就領到客廳裏。沒多時。馬克來了。見一

次美貌增加一回。就是這箇女子。自從到了道子家。自然保養得宜。比到在博士那裏。受輪子和風夫人的窘辱。一點懊惱也沒有了。臉上的顏色。比到分別的時候。也開朗些。而且現在有了自立的勇氣。小侯這邊從前。見了馬克。因爲要捏着自己的心。所以沈沈的笑容。也沒有。現在是可以任意攀談的時候。宛如出籠之鳥。但是說來。却也憂愁。果能達我目的麼。怎樣說起來好呢。看着他心中撩亂。開不得口。馬克却不曉得輕輕的說道。承你的惠顧。伸出手來。小侯握住了身體中。好像傳着一種電氣。喜得來魂靈深處都蕩漾起來。握着。手忘記放下。停了一停。自己才覺得放了。手不過比尋常握手的時候長了些。馬克也不覺得說道。我曾經想閣下同在倫敦時。可以惠顧。那曉得不然。閣下早已忘記了。小侯只答了一箇不字。倘使自己的話。乘這機會說出來。豈不很好呢。他却沒有這機變。只會自己擱在肚子裏。悶馬克不慌不忙說道。我是不回百老匯。了一定做看護婦。鈴姊醫學試驗。已經及第。不遠就要掛牌行道。我做看護婦。剛好已經和我約定了。說着看見小侯板着臉。有不

以爲然之色。又道我從前爲了他人的事情一點沒有做過。只爲着自己幽幽鬱鬱。住在澳洲到這裏來了。之後看見人家的親熱如同夢醒一般。此後一定爲病人盡一點心。小侯聽到這裏忽然拉了馬克的手。叫道請你不用說罷。馬克喫了一驚。看着小侯那小侯如醉如夢。心裏好像決死的騎兵。在突貫敵軍時候四面的事情皆不在念一味向着目的猛進。心中的事衝口而出。說道不用講那樣事。請你和我成了婚罷。我今日就爲了這事來的。爲人的事情我兩箇人分盡其責。請你和我同一箇生涯罷。馬克嚇得無可比喻。眼睜睜看着了一言不發。小侯依然是夢中一般。說道你如其說是不行。那我的生涯就盡於此了。我在世上做了箇沒有絲毫力量沒有一箇可靠的人。請你不可使我有這種失望。答應了我罷。這小侯爲人向來比人家鎮靜。現在這樣子。什麼人都沒有那樣慌張。馬克起初說道我被你嚇死了。這不是虛言。陡然聽見這種話。驚得來不知怎樣回答。小侯心裏卻像解這意思的那張臉飛紅如火燒一般。後來又變成灰色。知道他神經感動太過。又聽他說道你喫驚。

麼。這問題與我性命一樣。你莫怪我。說得粗。只諒我的心。你倘不能立刻答復。稍緩點。也不妨。總求你莫說出箇『不』字來。就是救了我一條性命。那怕就說這不字也得應我一聲。小侯這至誠。就是木石也不能見。既看見了。就不能不感動。由那正直心中爆出來的烈火。所謂真誠動人。就是這樣。可見決不是那巧言令色的人。長於機變的。這馬克又是向來知道小侯的。所以格外感動。眼裏早含着兩汪熱淚。倘使這時立刻回答出來。那一定是滿口應承了。剛要說出。忽然又像想着什麼事。不得已露着絕望之色。悲悲切切的叫道。你原諒我。這是隨便怎樣不能的。

本篇十七

一無依傍的人。算起來嫁了小侯。宛如難船遇救。怎不歡喜。但是他嘴裏說出這不能二字來。一定別有緣故。小侯倘使有平日半分沈着的心。必知道這句話不是尋常。從中有事故。但現在那裏想得到。還當是一時的推託。只是逼着他說。那馬克一面滴着淚。說道。不行的。我這身子。有不能許你的道理。光是這句話。想不到有什麼。

重。大。的。事。由。前。夫。死。了。本。是。自。由。身。體。隨。意。和。誰。結。婚。毫。無。拘。束。的。小。侯。逼。着。問。道。有。這。道。理。！。你。那。不。能。許。我。的。事。由。呢。他。這。一。問。好。像。那。事。由。立。刻。說。得。明。白。的。果。然。這。樣。好。說。的。事。那。馬。克。也。不。用。哭。了。

馬克初到的時候。曾說他做過惡事。幾乎明說出來。倘不是小侯攔住他。現在也不用追問了。這事情小侯却不記得。他想馬克身上。決沒有絲毫暗昧地方。就問道。馬姑。是。怎。樣。的。事。由。呢。馬。克。也。覺。得。此。番。不。能。不。明。說。了。躊。躇。了。一。晌。說。了。一。句。道。這。身。子。不。配。做。你。的。夫。人。小。侯。道。你。要。是。這。樣。說。我。也。不。配。做。你。的。丈。夫。了。已。往。的。事。不。用。去。提。他。罷。小。侯。信。馬。克。如。神。明。一。般。毫。無。可。議。之。處。爲。了。這。種。深。情。反。使。馬。克。格。外。難。受。想。着。自。己。的。身。子。不。能。再。遇。這。救。星。今。日。既。有。了。救。生。船。倘。能。就。這。樣。移。了。過。去。何。等。歡。喜。呢。便。道。小。侯。容。我。斟。酌。到。明。天。爲。止。再。給。你。回。話。他。這。樣。的。答。覆。心。中。的。苦。楚。可。以。知。道。一。半。想。到。明。天。大。概。除。了。應。允。沒。有。別。話。的。小。侯。也。覺。得。大。事。已。成。但。是。一。日。千。秋。怎。樣。能。等。到。明。日。好。像。立。刻。不。聽。見。答。覆。那。馬。克。就。要。消。滅。

的一般。便屢屢催促道。你不用這樣說。請你就給我一箇回音。馬克的話。一毫不改。無論如何。總要等到明日。沒有法子。只好依他。說道。那是我明天早上來。這時候。馬克早退了進去。少頃。又走出來。好像和道子等商量過了似的。把小侯帶到內室。送上茶來。道子夫妻和鈴子都在那裏。馬克的小孩。說是川夫人管着。却不看見。道子的丈夫。是畫師。也是熱心人。小侯本認得的。只有鈴子。比到前年見的時候。格外美麗。聽說他醫科及第。可見得這人的志氣。將來能做我的弟婦。次男不知怎樣歡喜。從前所沒有的想頭。現在都想得到。可見這身子已受了束縛。寒暄之後。小侯對着鈴子道。次男有信來。麼。答道。每月一定有兩封信來的。因轉問道。閣下和家姊。輪子。常見麼。這時候。小侯是很不願道及這事了。便道。許久沒見了。鈴子道。這也是道理。所以閣下氣色像很擔心的樣子。這是明明的。揶揄他。小侯早想移到別的話上去。便說着笑話道。請你看病是危險極了。鈴子也笑道。我現在是看一回醫金五十圓的醫生。可知道麼。此刻誠諧互作。好像和樂的家庭。少頃。覺得沒什麼話可談了。告

別的時候。道子夫婦同聲說道。明日請閣下來晚餐。千萬勿却。小侯也答應了。向馬克低聲說道。但是你的回信。我明天早上來聽的呢。說着去了。馬克立刻退到自己房裏。一箇人去淌眼淚。

本篇十八

馬克所瞞着的惡事。究竟是什麼呢。獨自在房中暗泣。想着瞞着了和小侯成親。心中實在難受。但是到了此刻。却沒有膽量明言出來。像小侯那種人說明了。那肯饒恕。倒反破了已成之局。正沒決斷時。道子走了來。看見馬克顏色悽慘。問道。小侯和你講了些什麼呢。馬克也無從隱瞞。就把求親的意思。告訴了一遍。道子又驚又喜。道。這是你無上之福。還有什麼想頭哭頭呢。你怎樣回答他。馬克道。我說明天給他回話。道子可惜着說道。爲什麼要明天。怎不當時答應呢。錯過了這頭親。甚而言之。就是擔誤了終身一樣。這句話不說也知道。馬克自從上岸的時候。看小侯是世上沒有的。拿小侯想馬克的心比起來。恐怕是馬克想小侯切些。也說不定。因此在房

裏哭着。倘使可以回斷的人。還哭什麼呢。道子想着他應有的心事。便道。你是爲了波郎哭的麼。不知何故。馬克聽見了波郎名字。臉上有箇很忌諱的神氣。這不是今日起的。大抵因爲受波郎虐待的緣故。這時候鈴子也來了。聽見這事。便道。馬姊。你身上倘有非禮的事情。給小侯知道。是不行的。那人向來有嚴重的聲名。無論看誰。都要他和自己一般正直纔好。稍有點缺陷。就不能寬恕。像輪姊他們。被他看出破綻。登時反了臉。有絲毫不實處露出來。他氣得像遇見非常詐僞一般。他這脾氣。波郎他們常說的。鈴子這番話。並非知道馬克的底裏。不過照着自己意思無心說的。但這一來。把馬克僅僅乎剩下一點勇氣也。挫折盡了。不聽見這話。或者還肯明說。聽見了。索性死心塌地。不露出來。再想一想。倘使自己沒有暗昧之處。那是嫁了這種正經人。怎樣歡喜呢。大約連身子都要輕些。要想嘗着家庭的樂趣。那是全靠丈夫威重。現在却是愈想愈恨。足足的愁了一夜。直到天明。打定了主意。既不明說。亦不隱瞞。一切聽天任命。儘我的力量做到他自己覺得的樣子。那就覺得也好。不覺

得也。好我總決不隱瞞。問着我。我就說不問也。就聽之實在呢。這種見解是壞透了。要瞞就瞞到底。要說就說到底。那才可以斷絕禍根。馬克也並非不知道。要在這兩箇裏頭選一箇。竟做不到。早晨小侯來了。問起昨天的回話。答道。我一概遵命。但是我也得和閣下立箇約。小侯喜得跳起來。說道。條約麼。無論什麼條約。儘管訂罷。也不用問了。馬克道。多話。却也沒有請你聽着。隨便什麼時候都像我從前的話。我這身子不是閣下想像的善人。小侯攔住道。好了。是不是善人。我自然知道。現在無須談這種事。馬克道。不說不能的。我所說惡人這句話。有一日顯出來的時候。就是閣下知道的日子。那時能恕我的罪麼。小侯倘使疑心。他有不可恕的罪名。怎肯求親呢。便道。不用說。恕你便了。這就是最穩當的條約。他口雖如此。心裏以爲這種約束有如兒戲。不過要安他的心。胡亂答應着。這時候倘能察言觀色。也不至輕輕看過。過了馬克道。並非定要你恕我。纔立這箇約。我自己的非禮。想來亦不望你寬恕。不過求你不要惡很很的罵我。你不說什麼。丟開我。這就是恕我了。到那時你果然覺

得。我。不。可。恕。不。用。出。口。離。了。我。不。來。近。我。我。就。知。道。是。責。罰。我。的。意。思。你。罵。起。來。恨。起。來。叫。我。曉。得。了。那。是。比。什。麼。還。要。苦。我。實。在。耐。不。得。的。小。侯。一。頭。聽。着。想。道。怎。樣。的。惡。事。却。不。知。道。這。實。在。是。女。人。的。根。性。他。說。不。能。寬。恕。的。時。候。不。用。出。口。就。這。麼。離。了。他。這。是。做。妻。子。的。心。裏。總。是。這。樣。想。小。侯。佩。服。得。很。答。道。我。想。來。夫。妻。是。不。可。有。這。樣。想。頭。的。同。諧。到。老。立。箇。誓。什。麼。爭。嘴。了。怨。恨。了。都。可。以。免。的。萬。一。如。你。所。說。我。就。照。着。今。天。的。話。行。事。這。是。一。定。不。移。的。約。束。了。馬。克。聽。了。這。話。心。裏。覺。得。輕。鬆。些。自。然。有。了。安。心。之。色。小。侯。便。道。趕。快。定。下。吉。期。罷。哈。哈。和。誰。人。成。婚。呢。小。侯。對。着。什。麼。人。求。親。呢。除。了。『我。所。愛。者』。一。語。外。不。知。其。他。了。

本篇十九

馬克對了這句話。很柔順的說道。總聽母親和你的便。他是已經各事任着小侯了。到這地方。馬克和小侯成爲夫婦的事。已有了一段着落。

直到如今。馬克時常戴着寡婦頭巾。學看護婦。仍舊不除掉。現在對了小侯。也是那

樣親事已定。小侯道：這東西用他不着，就替他除下頭巾。西人風俗戴着這寡婦頭巾，是不忘前夫之意。這樣說來，替波郎守節的人，小侯去掉那頭巾，自然有些礙眼。從中又含着幾分醋意。他前頭說不談，既往但是對了這上頭，耐不住說道：你從前愛他也像愛我一樣麼？這話出了口，自己也知道太欠斟酌。悔之已晚。馬克不解這意思，問道：什麼愛他及至見了小侯，臉色忽然醒悟道：波郎麼？我是討厭極了。自始至終沒有不厭他的時候。請你不用爲他的事情煩心。他這句話全出真心。每逢談着波郎，必定這樣激烈。據此看來，一面做他的丈夫，一面被他惹厭，小侯禁不住問道：你既厭惡他爲什麼？又和他成婚呢？馬克道：只有這件事，請你不要問。波郎之名從此爲止，不要當世界上曾經有過這箇人。小侯道：那是你不愛他了。馬克道：除你之外，我沒愛過別的人。我說這句話，你應該懂了我這話。請你仔細想一想。他的事不願你再提起來。馬克說得斬釘截鐵，不像平時的柔順。大概是安慰小侯，但此事却也奇怪。波郎儘管是惡人做妻子的人，這樣恨他，那就不大妥當。和痛恨的。

男人結婚宛如做男人的奴隸被他買來的一般與失身也沒有分別小侯本是這
樣想既而又道大約女子的心裏起初愛波郎直到看破本來面目當他是好人麼
這真不容易知道了就問道照此看來你和波郎是沒有相當的婚禮不行大禮就
這麼嫁了他的馬克哭了起來說道因爲這上頭我直到如今說是污了我這身子
比這箇再大的惡事還有着呢小侯道怎樣的惡事是沒有這道理的馬克道小侯
我是怎樣生長的你沒清楚自然不曉得我父親只曉得欺人負約以詐僞度日我
那『曼姊』也在這樣日子裏長成我未到此問怎樣是善怎樣是惡分別不出覺得
欺人是件好事我父親時常教我們說是要想到世上去不能不學欺人手段而且
說道正直的人一定喫虧所以我身上只有背理的事情說着幾乎不能仰面小侯
見了這樣子懊悔說得太過了便道馬克君你恕罪罷我不知你生在這種境界我
問的太過了馬克漸漸擡起頭來道我所謂惡事從此可以猜度的說着又道我所
說不配做你的夫人這句話可懂了麼小侯仍是不解說道你經過的都是不幸我

給。你。把。從。前。的。乘。除。損。益。銷。了。罷。馬。克。道。母。親。聽。見。了。便。怎。樣。呢。小。侯。道。他。很。歡。喜。馬。克。道。沒。說。非。貴。族。的。女。子。不。行。麼。沒。說。我。的。出。身。污。賤。麼。小。侯。道。那。會。講。這。種。話。我。歡。喜。我。母。親。也。就。歡。喜。了。話。雖。如。此。但。是。心。裏。也。想。曉。得。馬。克。的。來。歷。這。却。不。久。可。以。知。道。的。不。過。知。道。的。時。候。是。驚。是。喜。却。是。一。箇。疑。問。

本篇二十

夫。婦。之。約。已。經。定。了。此。後。能。沒。有。阻。滯。麼。小。侯。心。中。以。爲。必。無。窒。礙。當。晚。到。道。子。家。晚。餐。小。侯。和。馬。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席。上。所。談。無。非。這。事。道。子。的。丈。夫。一。定。要。馬。克。拿。這。裏。當。娘。家。吉。日。就。由。這。裏。坐。馬。車。到。式。場。去。這。時。候。他。兩。人。婚。禮。在。倫。敦。舉。行。呢。還。是。百。老。匯。呢。却。還。不。定。小。侯。因。爲。難。拂。人。家。的。好。意。當。時。就。定。了。倫。敦。道。子。亦。親。熱。得。很。說。是。馬。克。的。小。孩。從。此。寄。養。在。我。家。罷。本。來。帶。了。拖。油。瓶。於。夫。妻。很。不。便。道。子。一。直。想。到。這。地。方。馬。克。一。言。不。發。好。像。小。侯。如。其。討。厭。這。小。孩。那。就。託。了。道。子。的。神。氣。向。來。寡。婦。再。離。前。夫。的。子。一。定。不。肯。割。棄。的。看。他。爲。了。小。侯。好。像。隨。便。什。

麼。都。能。忍。耐。推。這。心。思。那。小。侯。怎。能。不。感。激。呢。小。侯。這。時。候。也。無。言。看。着。馬。克。那。馬。克。決。沒。有。不。可。的。意。思。自。己。不。能。不。代。他。回。答。便。道。這。小。兒。現。在。已。和。我。的。兒。子。一。樣。理。應。我。夫。婦。小。心。養。育。的。道。夫。人。厚。愛。感。激。得。很。心。領。罷。道。子。夫。婦。也。佩。服。小。侯。的。仁。厚。馬。克。更。感。激。涕。零。了。

次。日。小。侯。回。到。百。老。匯。先。去。告。訴。博。士。老。人。家。很。喜。歡。說。道。這。樣。我。拿。出。五。千。鎊。嫁。資。博。士。爲。人。本。來。厚。道。在。小。侯。倒。是。出。於。意。外。我。妻。的。幸。福。丈。夫。沒。有。拒。絕。的。道。理。便。代。說。了。謝。意。並。道。我。也。豫。備。着。五。千。鎊。合。作。一。萬。是。他。母。子。的。獨。立。財。產。行。禮。的。時。候。一。同。登。記。便。了。博。士。道。是。的。是。的。這。樣。恭。喜。的。事。我。今。天。晚。上。送。篇。祝。詞。給。他。不。可。忘。記。了。說。着。掏。出。本。日。記。來。寫。在。上。面。一。頭。說。道。我。記。性。不。好。真。苦。得。很。從。前。有。件。要。事。我。說。不。要。忘。了。寫。在。上。面。後。來。到。底。忘。記。了。這。真。苦。得。很。這。回。却。是。小。侯。說。着。是。是。是。

博。士。是。這。樣。高。興。輪。子。聽。見。了。怎。樣。呢。不。但。不。歡。喜。而。且。要。大。鬧。一。場。小。侯。不。見。得。

不聽見。這時也不管什麼。急急的跑了回去。告訴母親。從前曾對母親說的。雖是美人。但做了波郎之妻。怎好給我呢。這句話還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去和母親說。和馬克成親。實在難於啟齒。但是不說不了的。只好老着面皮奔了回去。老夫人未問之先。看見兒子臉上包不牢的笑容。早已猜了八九。便道。你來說什麼了。我是久經想到的。小侯道。既這樣。母親也是贊成的了。老夫人道。論我的盼望之心。却是無限。不過像馬克呢。他那氣質也是不可多得的。我從前就想給你做媳婦。只有他的出身。你問過麼。這出身却是比什麼還要緊。小侯答道。『是』。既而又道。『不』。接着說道。『雖沒有細問。據他說。有箇姊妹。行叫作曼姊。一同在無賴的父親手裏長大的。他那父親不幹正經事。不過他本人兒子實在中意。只要本人好。他父親姊妹也來不及問了。只此一點。老夫人不以爲然。說道。但是後來也可以問的。況且據已經聽見的。却不至於極不相宜。做過波郎妻小。那履歷自然壞極了。只要這上頭可以過得去。餘下也沒有什麼了。老夫人是嘗盡艱難的人。幾句話包括淨盡。就道。這不能猶豫的。』

我和你同到倫敦去。依着日子的遠近。先接他回來。住一禮拜罷。第二天。老夫人和小侯到倫敦去了。

本篇二十一

這段親事。吹到輪子耳裏。就是小侯告訴博士的晚上。晚餐席上。全家到齊了。博士笑着說道。今天伴野小侯特地找我。你們有什麼事。博士最愛惜光陰的。肯這樣大寬轉說着。可見他心中歡喜。輪子想道。這一定是和我攀親父親已經答應了。立刻整了整衣裳。聽着風夫人一目了然。早知輪子的失望來了。這天早上。剛和輪子鬪了口想借這機會報復。便道。知道了。和輪小姐攀親來的麼。嘴裏這般說。那得意之色。藏在裏面。笑嘻嘻看着輪子。博士驚道。那有這事。是馬克那邊。他已經和馬克定了婚姻的約。擇日成禮。所以來通知我的。風夫人裝出一副正經面孔。朝了輪子。低聲說道。小侯中意着馬克。這句話。我不是說過的麼。此時輪子臉色實在好看。說道。你說過的那是你明知這事。幫着他成功的。這忘恩的賊。無論何人。不合他意思。

就罵他忘恩賊。這輪子像是有非常恩惠待人的一般。風夫人不動聲色。乃悄悄說道：「你耐煩些。生氣來給人家知道。於你的聲名有關的。」博士已經聽見了。格外驚道：「什麼事。怎樣說法的。」風夫人道：「實在是輪小姐等着小侯和自己攀親的輪子也。不管父親在座。咆哮着跳起來。道：『父親倘使有一分爲女兒的心。我也不會喫這苦。怎會叫蛇一般的伴野氏踐踏我呢。』房門外已聽見哭聲。博士詫異道：『且慢要說。蛇是有足的種類。非洲探險家還沒有報告蛇怎會踏人呢。』這也奇了。就掏出日記簿來。記在上面。作爲他日參攷。翻開簿子來。忽然看見前頭所寫的事情。說道：『不得。我又忘了。』馬克的祝辭。怎能不送呢。說着無數是是。是如飛往寫字間。而去。輪子見父去了。益發肆無忌憚。說道：『我能讓他平平安安的成親麼。』聽他伴野氏着了迷。倘使知道他的來歷。恐怕不見得娶他爲妻。我把他那根柢趕緊說出去。風夫人道：『他真正來歷。你不見得知道。』罷。輪子道：『我怎不知道。我雖不曉得。你曾經告訴我。』過說他和波郎沒有行過婚禮。和野合一般。在這國裏是墮落的人。不是你說的麼。』風夫

人道。這樣的話。我是沒有說過。我說像澳洲那種不講究的地方。恐怕沒行過婚禮。這不過是疑惑之詞。怎能作得憑據呢。輪子道。你不用賴。你說過的。你說不是這樣。那就是強姦生出來的小孩。不然既做了妻小。怎會憎惡波郎呢。這都是你說的。我就說你是講的去告訴小侯。便了。這風夫人很會說人家的壞處。想不到做了話柄。人家的缺點。他到處都看得出沒有的。也會編出來。但是他自己却要立於無過之地。而且這野合強姦。也不是容易可以誣栽的。入了小侯的耳。再給博士知道了。那還了得。所以竭力勸輪子。那輪子那肯聽他。次日就寫了一封信。說道。閣下身上有最大的事件。非來此面會不可。他已經曉得件野母子到倫敦去了。所以把這信寄往倫敦看官。他這封信說馬克的根柢。難道不確麼。果然確的。那根柢是怎樣呢。

本篇二十二

輪子的信。次日到倫敦。小侯又隔了一天。纔拆開來看。那信上的話很古怪。就遞給母親。老夫人道。總是爲了馬克。你留心點好。這一天。老夫人帶着兒媳回百老匯。本

說是先接回來住一禮拜。他那來歷也可問幾句。不周到的地方也可以教他。從小沒有娘的女兒。老夫人權且代作母親。樣樣指點着。這是娶媳婦所不可少的。馬克感謝不迭。按下不題。小侯停了一天。去找輪子。心中以爲這一次和輪子永訣了。輪子已等得心焦。格外打扮着出來迎接。他這樣妖魔鬼怪。也不是要想拉轉小侯的心。不過叫小侯看着不劣於馬克多少。可以生點懊悔之心。這回相見。是要說出自己的幽恨。罵盡了馬克的來歷。做得到的時候。並且想破這段婚姻。所以不哭。是不行的。連拭淚的手帕都留心到了。漸漸坐下開口就說道。你還能心平氣和到我這裏來。人說男子是無心的。這話我現在曉得了。說到結末一句。便哭了起來。小侯板着說道。小姐說是一定要我來。我來是請你解釋那封信的。輪子道。我的父親倘使和人家的父親一樣。決不叫自己女兒有這種可羞的事。我只要有箇弟兄。也不致被閣下踐踏了。不應哭的地方。他也哭着。全非出於自然。小侯道。踐踏小姐是指我那一件事說的。我想沒有可以被貴父兄責備的事情。輪子道。是那樣麼。你真會說。

空話像你這樣無心想着。從前是應該的麼？我是箇清白女兒。時時來討我的好。我的心呢？咳！真可恥！却是全到了你身上了。等到我的心全給了你，就裝出副不知道的面孔。遠走高飛去向我家養活的人攀親。倘使別人呢？一定說他是拐了女子的心。去在你是應該的麼？你不是踐踏人家麼？把手巾握着臉，由肩到背，照例抖着。哭得好不傷心。小侯道：「這也難怪。小姐大概是會錯意了。」輪子忽的拿下手巾道：「我不會想錯的。你在我面前還能說是沒有愛過我麼？」小侯道：「神明在上，我從沒有愛過你。」這位小姐輪子道：「既然如此，從前和我那樣親熱，是爲什麼呢？」一箇閨女這樣問男人，真是例外。新聞小侯道：「那時候我想小姐是志氣高尚的人，尊敬得很，所以舉動自然親近了。」輪子道：「你現在不當我是志氣高尚的人麼？」小侯道：「你這話真使我無可回答了。」輪子道：「從前書函來往，你又有何說呢？」處女胸中是神聖不可侵犯。親兄弟都不肯說的屢次三番和你說，況且……小侯攔着道：「且慢，那信是風夫人寫的。你心中還沒有那種見解呢？」這句話真是地雷火礮，由足下轟起來，還沒有這樣。

可驚。輪子。揸了。手。咆哮。失色。說道。真可恨。這是誰說的。小侯道。風夫人自己和我講的。輪子道。風夫人自己麼。這忘恩賊。入裂他的肉。還不殺。小侯道。風夫人却不是故意說明的。我曾經贊那文章。風夫人便詳詳細細告訴我。我也不是特爲要打聽。所以聽見了。也沒有什麼奇怪。不過知道你是這流人。便了這件事。輪子已倒了鋒鏃。小侯也覺聽飽了。就想告別。輪子因要緊事。一句都沒題起。急忙說道。你如其不曉得奇怪。那是就聽見馬克被人強姦的事。也不會奇怪了。他這毒口噴了出來。小侯能不受傷麼。

本篇二十三

小侯早立了起來。想着輪子嘴裏。還有什麼好話呢。也就不客氣。說道。從你嘴裏說馬克。我是不聽的。輪子因要緊話沒有說。那肯放小侯脫身。怒衝衝叫道。你不聽。不能走的。你想他是波郎的寡婦。大錯了。這句話。却是出於意外。不能不聽。輪子道。他不是波郎正經妻子。野合了生孩子的。現在那懷抱的。就是私生兒。小侯聽了這話。

臉上如火一般。想這是極頂可恥的事。暫時也不回答。輪子又道：「還不止此。據風夫人說，看那馬克很厭波郎。一定是被波郎強姦，生出那孩子來的。他到底拉出風夫人，倘使風夫人在坐，不和他拚命麼？」又道：「倘以爲這是假話，請你叫他拿出婚姻證書來看。他一定說沒有帶來。這便是老大的把柄。你這位尊夫人，不是被人強姦過的，就是和人私通的。了這是女人嘴裏說不出的混話。他竟說了出來。小侯聽了，恨得握着兩箇拳頭，說道：『倘使你是男人，我就在這裏和你決鬪。』小侯怒起來，輪子倒反鎮靜了。這是因爲稱了他心的緣故。又道：『你夫人的來歷，人家爲好告訴你。反恨人家麼？他是盡報前仇，已經得勝，歡喜極了。』小侯道：『你再敢說馬克一箇不字，那怕你是女人，我也不肯就這麼過去。』一定到公堂去告你。國家法律，那許你毀人名譽。到這步田地呢？輪子冷笑道：『沒有婚書告狀，也不准的。』哈哈對你，不起了。這時冷熱易位。小侯這面咆哮起來，忽的立起走了。輪子已十分美滿，也不留他。小侯出了門，氣得來目不旁視，一直線朝家裏跑。晚風很冷，吹在頭上，才知道帽子忘記拿了。覺

得光着頭不成體統。但是不肯再轉去。就這樣走到自己門口。馬克也不怕寒冷。早已倚門而待。看他那親熱的臉兒。小侯不但是心裏軟了。並且方才聽輪子那樣污穢的話。很對不起馬克這種清高氣派。那裏有輪子所說的事情。輪子的話不可再去想他了自己心裏好似謝罪一般。執了他的手道。天這樣冷。你還要在外面等。我麼。馬克道。也不但是等你。因為這地方風景好。我出來看看。小侯早起了箇念頭。想着能和他到風景最佳的去處就好了。因說道。能把伴野莊趕快贖回來。對了你說道。這。是。我。的。家。那。是。怎。樣。的。歡。喜。呢。馬克道。人家只要和睦。隨便到什麼地方。都有趣的。他這用心何等優美。小侯恍恍惚惚的聽見。拉着手走了進去。夜裏小侯要去睡的時候。老夫人留住道。你慢一步去。因這時馬克已經臥了。母子兩箇正好密談。小侯已經明白。老夫人道。我很擔心。今天輪子有什麼事呢。小侯想起輪子的話。怎好污母親的耳呢。就回道。沒要緊的事罷了。小侯向來那怕問事。也沒有瞞過母親的。只有今天晚上。說這半吞半吐的話。老夫人道。沒要緊的事。大概是說馬克來歷。

你恐怕我聽了煩心。無蹤無影的話。他沒有說麼。被老夫人一口猜着。這是不能不說了。但是那污穢的話。終究不能說的。便道。他說馬克和波郎恐怕沒有正式成婚。叫我查他的婚書。就只這一件事罷了。這話不及輪子百分之一。平平穩穩說給母親聽了。但是老夫人就這兩句話中。看出很可怕的意思。早抖了起來。想着伴野家中所娶的媳婦。從沒有被人家疑作私通的。這疑心不明白。不止住人家的嘴。怎樣好叫兒子成婚呢。

本篇二十四

老夫人想着馬克身上。恐怕沒有這樣事。果然沒有。更不能置之不問。一箇清白的媳婦。受人家這樣糟蹋。一句話沒有。不是做娘和阿婆的道理。隨便怎樣。總得叫他拿出婚書來。便好去給輪子看。塞他的惡口。除此沒有法子。小侯也看得出母親的意思。便道。母親你不可傷着他。各事穩一點做罷。他心裏是縱使盤問來歷。也要竭力緩款些的意思。老夫人答道。本是這樣。於是各自歸寢。第二天小侯又千囑付萬。

囑付託了母親到倫敦去了。老夫人暫時想那法子拿出婚書來。這句話本來不難。但是總得礙着一點。兒子又這樣囑咐了去的。還是先談澳洲事情。無意中間他的來歷。然後說到婚書麼。咳。錯了。錯了。問來歷的日子多着呢。我還是照直說。因為輪子如此這般誣。蠱。你要堵他的嘴。非婚書不行。和親母子一樣。不要像他人那樣。做。作。到。反。好。些。想。定。了。就。把。馬。克。叫。到。自。己。房。裏。這。是。連。內。山。夫。人。也。不。使。他。聽。見。的。意。思。馬。克。一。點。不。知。道。坐。下。了。看。見。母。親。臉。上。很。沈。重。不。覺。也。改。了。莊。容。老。夫。人。早。輕。輕。的。說。道。有。件。事。情。想。和。你。講。倘。使。是。早。半。天。你。聽。了。就。不。亂。了。馬。克。道。母。親。有。話。隨。便。什。麼。時。候。我。聽。着。便。了。答。得。很。平。淡。但。是。也。恐。怕。有。為。難。的。事。情。心。中。有。些。鶻。突。老。夫。人。道。你。本。來。也。知。道。那。輪。子。恨。你。像。什。麼。似。的。所。以。他。說。出。種。種。的。壞。話。來。馬。克。道。壞。話。呢。我。想。他。也。沒。有。什。麼。但。是……老。夫。人。道。他。謗。毀。你。太。利。害。所。以。我。們。小。侯。叫。你。不。要。遇。着。他。你。不。用。到。輪。子。那。裏。去。罷。老。夫。人。的。話。是。想。定。了。但。是。難。於。出。口。所。以。走。到。橫。路。上。去。馬。克。漸。漸。疑。惑。起。來。道。輪。子。說。我。什。麼。事。情。呢。老。夫。

人乘機說道。極其可惡。難入你的耳朵。但輪子是那種生性。你爲了他愜氣。是不行的。馬克道。怎樣的說話呢。說給我聽了罷。老夫人道。說你實在是……真令人難受的。全是無根的惡言。說你不是波郎的未亡人。不能算是波郎之妻。老夫人這樣說法。好像怕碰着爛腿那般小心。但是覺得他已痛入了骨。宛如觸着致命傷。驚道。這種事。怎被輪子……底下便咽住了。不說下去。靠着椅背立不起來。老夫人見了這種神情。那一驚。比馬克還要利害。暗道。方纔我想他沒有這種事。照這樣看來。很像實在的了。老夫人只當他一聽見這句話。立刻說道。有這樣事麼。登時把婚書拿出來。所以老夫人一切舉動。皆是爲此。而設。馬克偏不是這樣。如同那案子發覺的罪人一般。驚得來出於意外。老夫人禁不住哭着說道。這事情真的麼。這話不是造出來的麼。真與不真。馬克也不說。但是來回說着幾句話。比自己承認的還要明白。你道是什麼話呢。他說道。有這樣可怕的事情。小侯不能恕我麼。可憐馬克生在那放浪無羈的社會。再看慣了父親無賴行爲。鑽穴踰牆。也不知道可恥。不然決不會說。

小侯不能恕我了。

本篇二十五

認真這馬克不行婚禮。就做波郎之妻麼。這樣惡事。竟不知羞恥麼。他說小侯不能恕我。還當了這是可恕的事情麼。真令人不解。老夫人嚇呆了。說道。小侯恕你。果然他一箇人的事情。恕了你也未可知。這種事。能入得兒子耳朵麼。這事給小侯聽見。發狂也說不定。一箇女人既做了人家妻小。生長在不幸的地方。以爲他身子總還清白。那知道是淫奔的一流人。直到如今。當作女兒看待的人。那知他那小孩是私生子。這箇曉得了。任你怎樣寵愛。那裏耐得住呢。但是馬克還像不曉得有這種大罪一般。說道。昨天小侯由輪子那裏來。一定聽見過了。但是沒見他有生氣的樣子。老夫人道。這自然看不出他。不料這事情是真的。馬克道。他倘使知道是真的。一定要生氣。還是不至於此呢。犯着淫奔大罪。問出這種話來。可謂不分玉石。老夫人看這情形。又起了一點疑心。或者不至有過甚的事情。但這心思。立刻就消滅了。認定。

這馬克不是好人。說道：你還問這事。我的兒子名譽和出身一般是無瑕白璧。知道這事怎好娶你爲妻呢？我先也不知道和污穢的人結親，甯可死好多着呢。老夫人驚得利害了，話也就說得強硬。那眼淚早已滴了下來。馬克更放聲大哭。一面說道：我沒有到這裏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是善惡。生來受那欺人的教育，現在想來只有懊悔。我總望小侯可以恕我，讓我見小侯一面。我就到倫敦去會着了。我和他說隨便怎麼總恕我一層。這話的確是講過的。老夫人聽他的話，又驚又氣，說道：你的想頭真了不得一點，不分善惡，怎能見我的兒子的面呢？馬克哭道：真了不得。照這樣是大津博士和道姊、鈴姊這一干人都和我不好了。我活着也沒趣了。說得來實在可憐，但是沒有法子。那樣污穢的身子，博士縱使寬厚，也不能不失望。老夫人此刻也動了憐憫的念頭，比先前稍稍說得平和些。便道：隨便那箇聽見這種事都不好意思。你且把怎樣不行婚禮，就做波郎的妻。小一直到生那小孩的事情告訴我。馬克聽了這話，倒反呆了。驚着說道：母親直到如今所說的話，是疑心這箇麼？我是

正。成。婚。嫁。了。波。郎。的。我。受。這。樣。的。污。蠱。也。是。我。咎。有。應。得。母。親。所。說。的。話。我。漸。漸。懂。了。他。的。話。還。未。完。但。是。心。血。過。於。激。動。當。不。起。直。着。嗓。子。叫。道。污。蠱。我。了。登。時。昏。倒。老。夫。人。這。纔。知。他。是。誤。會。其。意。心。裏。倒。反。定。了。許。多。但。是。他。這。誤。解。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也。來。不。及。想。說。過。的。話。總。之。有。了。誤。會。的。所。在。不。然。他。的。話。怎。會。全。不。對。符。呢。老。夫。人。這。時。候。覺。得。苦。了。馬。克。自。己。枉。活。了。一。把。年。紀。怎。對。得。住。人。看。他。悶。倒。的。時。候。叫。着。污。蠱。我。了。可。以。見。得。他。的。心。決。不。是。玉。石。不。分。的。女。子。確。是。正。式。成。婚。的。倒。疑。心。他。淫。奔。野。合。沒。有。婚。書。倘。使。有。人。這。樣。疑。我。一。般。也。要。氣。死。的。老。夫。人。只。有。後。悔。早。抱。着。馬。克。喚。道。你。恕。我。罷。

本篇二十六

馬克氣絕時。這句話。真是似解非解。原來他和波郎是正經夫婦。受這污蠱嫌疑。所以問出那樣話來。而且叫着污蠱我了。老夫人真覺沒臉。不知怎樣謝罪纔好。既而再這麼一想。我所問的話。究竟怎樣誤會的呢。看那舉動。好像自己畫供一般。確係

驚皇失措。而且又露出口風。覺得他身上總有曖昧之處。本來也怪我不明白。問他說是你。和波耶是野合夫妻。沒有成婚的麼。難怪他會錯了意。嚇得利害了。所以像罪人露了案情。除此以外。隨便怎樣。想在什麼地方誤解的。終不可解。總而言之。從前是正經妻子。是明白無疑的。所以老夫人安了心。越發對不住馬克了。扶持了半天。纔甦醒過來。老夫人道。馬姑。你定一定神。我真老昏了。以致你這箇樣子。我兒諄諄的叫我撫慰你。我倒……老夫人竭力謝罪。但是馬克絲毫不能解釋。他心裏像有非常苦痛的樣子。一口氣回轉來。第一句便道。我不能做小侯的妻麼。老夫人道。那有這事呢。知道你是波耶之妻。所以求親。現在又知道是正式結婚的。我兒子和我都安了心。此外還有什麼話說呢。像擔保一般。安慰着馬克。仍是抑鬱。老夫人道。爲了輪子。他們惡口誣讒。你不能不止住。他要想止他。除了拿出婚書給他看以外。沒有法子。婚書呢。這句話。又有點礙口。所以頓住了。恐怕他說是到這裏來。路上遺失了。所以躊躇着問他。馬克道。倫敦道姊那裏。我有箇文具箱。取來就好了。老夫人

道婚書在裏頭麼。答道：大概是在裏頭。那時天已不早，來不及去取了。但是緩一刻。那輪子的惡口難防，所以老夫人立刻打電到倫敦，叫小侯取那文具箱。小侯雖不知何用，但也曉得沒有這東西。馬克是不自由的，飛快到道子家取了。由火車寄來到的時候，已經第二天。開了一看那一點無疑的正式婚書，早拿出來。老夫人這一喜非同小可。那不解的事情也忘記了。趕緊自己拿了到輪子那裏去。只要有這東西，輪子不能再佈散謠言了。

話分兩頭。輪子自從曉得小侯結親以後，怨毒早移在風夫人身上。風夫人縱使沒有幫着小侯，也有了兩箇罪名。第一是不打破他們的婚姻。第二是原約給自己和小侯周旋成婚。纔接了你來住在家裏。現在這樣是背了成議，所以不絕罵着忘恩賊。後來就下了逐客令。果然這樣。風夫人只有一條死路。不趕緊做博士的人。那就沒有立足之地。也不管博士怎樣討厭。橫着心一定要做成了。纔歇手。一日向着輪子嘻嘻的笑着。道：輪小姊，你應該恭喜我。近來你繼母的事件漸漸有了成議了。輪子

睜着眼睛問道是誰呢。風夫人道我不是已經定了麼。還有誰呢。很混賬的話。他却說得很輕巧的。輪子立刻問道我的父親要你做補房麼。風夫人道這也叫出於無奈。輪子大叫道不行不行。我去叫道子來勸我父親。我的話雖然不相信。道子姊妹一說我父親沒有不依的道子不知幾多討厭。你不用說你也知道的。風夫人不慌不忙說道。叫道子來也。使得不過你。先要想一想。令尊是一定要續絃的。除了我一定是內山夫人或者伴野夫人做你的阿母那樣古板人。你也曉得。你還想在這裏過日子麼。這句話說得輪子一言不出。只有呻吟的本事。風夫人得意欣欣說道。所以各事聽我去做。我同你不和。就是家門不利了。說畢棄了輪子。信步走到化學房去。也不自慙。年老裝出嬌羞的樣子。朝着博士道。我從那天種種斟酌了究竟。怎樣回你信呢。倘使拒絕了你。這是從前你待我的好處。通身忘記了。博士只呆看着。張了嘴聽他。說風夫人道。我想輪子這孩子沒有母親可憐得很。我仔細想過之後。所以就照這樣來給你箇回音。博士道。奇了什麼。回音呢。風夫人道。你裝假忘記真討。

厭認真就忘記得這麼快。你。和。人。家。說。一。定。要。做。你。的。繼。室。我。當。時。同。你。說。讓。我。斟。酌。一。禮。拜。我。照。這。樣。來。給。你。回。信。你。立。刻。忘。記。了。閑。談。是。可。以。的。正。經。話。你。也。得。正。經。些。聽。我。守。寡。直。到。如。今。無。非。爲。着。你。罷。了。博。士。急。忙。說。道。你。慢。點。說。我。有。那。樣。事。我。曾。經。和。你。攀。過。親。麼。風。夫。人。道。你。還。要。裝。假。前。禮。拜。三。我。到。這。裏。來。幫。着。你。的。忙。不。是。你。硬。拉。了。我。的。手。和。我。說。的。麼。博。士。道。哎。喲。我。縱。使。記。性。不。佳。這。種。事。情。也。不。致。忘。記。慢。點。讓。我。想。一。想。就。操。着。手。想。了。半。天。說。道。我。想。着。了。是。的。是。的。我。通。身。忘。記。了。我。現。在。的。確。想。着。了。我。是。決。計。沒。和。你。講。過。攀。親。的。話。巴。巴。的。想。了。半。天。想。出。這。麼。一。句。話。來。風。夫。人。是。情。願。他。不。想。出。來。倒。還。好。些。

本篇二十七

風夫人偷爲了這句話。喫驚。那起初的手段。也做不出了。他舒卷自如。深信自己。本領。可以難得。倒博士倒反。怒起來。眼睜睜。看着博士。博士是愛惜光陰的人。那有心。情去看那臉嘴。風夫人不言的時候。博士以爲他事情完了。早去幹自己的功課。一

半也是借此脫逃的意思。風夫人看見那神情，便任意說道：你真呆了。連和我攀親的大事都忘記給人家聽見。你成箇什麼意思呢？博士到底不能敵這利口。覺得有點惶窘，便道：我忘記了。那是不應該的。但是我已經想着了。還不好麼？從沒有和你攀親。風夫人道：我把這事說給人家品一品，好不好呢？博士道：沒有這事。聽你什麼裁判。所以我可以賭咒的。博士從來沒講過這樣確切的話。風夫人知道勢力是壓不倒的。暗暗想道：這箇法子不靈了。這風夫人不是一時失計，立刻委靡的人。看見勢壓不倒，趕緊用乞憐的手段。咄嗟之間，已變了兵法。說到可憐這兩箇字，博士最抵當不住的。他立刻就用出婦人的哭聲，就像那唱梆子戲上的旦脚到半句上，便噙也噙也的變了一種頂刺耳頂痛心的哭調。來但是這婦人唱是唱得好了，可惜那兵法中還有缺點。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婦人料敵人不勝，這哀憐的樣子，可謂知彼了。不過最要緊的自己却不知道他自己沒有一樣代價，可以起人家哀憐的心。這地方全想不到乘人家記性不好，將無作有，說得來活龍活現，怎樣能買人。

家的哀矜呢。哭儘管哭。給人家看透了。一錢不值。博士早惹厭極了。頭筋直綻。徹頭徹尾。只說道。是是。是。至少也有二三十遍。你在那裏笑也說。是你在那裏哭也說。是。到底。看不出破綻。這婦人早用出第三箇兵法。就是從第一第二化出來的。說道。你這樣大事也忘記了。倘使對着他人。那怎麼得了呢。我替你擔心。所以不能離開你。的博士不知想着什麼。便答道。是的。我傍邊一定要箇好好的婦人。不是樣樣照應。我不行的。他心裏早有迎內山夫人之意。這句淡話中。微露了一點。風夫人道。本是这样。像我這樣記性好的人。不在你旁邊。你後來同廚房裏人去攀親也說不定的。博士道。因此我一定。要續絃的。風夫人道。你瞧你。因為這樣。所以和我攀親。這不是。憑據麼。博士不知這婦人幾時纔肯離開。幾乎沒了法子。停一停說道。是的。我的補房。是要揀那不肯長在這裏擾亂我的學問的。風夫人聽了這話。不能不走。但是。要留下再來的地步。便道。讓你也想一想。我是已經想停當了。此後我。等你的回信。便了他總一口咬定。博士同他求過親的說着去了。倘使尋常女人的膽子。經博士這

番冷落。也算失敗。可以斷了妄想。但這風夫人正是古人所謂從失敗中看出勝利來的英雄。他退出去。一路自言自語道。一回開了端。後來就容易了。

本篇二十八

博士倘使再受這風夫人襲擊。恐怕無法抵抗。就這麼答應他。也未可知。博士是明於知己的人。曉得第二次賊兵是敵不住的。就想那種法子。不上多時。大約給他想着了妙計。一面說道。是是。就立起身來。到伴野家去。是何妙策。却不知道笑吟吟自己佩服自己的樣子。一逕去了。博士出化學房之前。可巧伴野夫人拿了婚書來找輪子。和博士正好相左。博士出門的時候。老夫人正和輪子談判。所以兩面錯過。了。這且不提。輪子聽見伴野夫人找他。知道來意不善。慢騰騰走出來。老夫人也不和他客套。就把婚書擱在他面前。說道。便疑心馬克和波郎不是正式結婚。你看這箇。給我把疑心病解了罷。輪子曉得自己想錯了。早喫了一驚。論理是無可再說。但那輪子肚裏。還藏着毒話。就道。這婚書你道馬克愛着波郎成婚的麼。先姦後娶也。

說不定的。老夫人氣極了。說不出話來。定一回神。問道。這是誰說的。輪子爽快道。說道。風夫人說的。這種無根之談。來捏造人家的大事。實在不足與談。老夫人便道。你和風夫人仗着自己的惡口。毀人名譽。也不知道失了自己品格。你的話。究竟是傷着馬克。還是傷你自己。你儘管到人前去說。這很容易。懂的我把你的話和尊大人去談談。就收起了婚書。輪子前頭聽見風夫人說他父親要定這人做補房。全當做真話。便叫道。夫人你像從前那樣巴結我父親。是無益了。我父親和風夫人已有成約。這句話。就是內山夫人那裏。也請你轉言一聲罷。老夫人也不把這話放在耳裏。立刻走到門口。問門上。博士在那裏。說是剛纔散步去了。還沒有回來。老夫人沒法。只好悵悵而歸。

博士早經到了伴野家。他和自己家裏一樣。也不客氣。走進去。靜悄悄的。兩位夫人都沒有看見。只有那邊長椅子上。馬克睡着了。這馬克自從老夫人看見了婚書以來。不知怎樣格外擔心。鎮日價抑鬱着。沒箇開交。老夫人出門之後。他就獨自滴淚。

倦起來。不知不覺睡着在這裏。內山夫人在樓上做生活。不下來。博士不知就裏。只見他膝上有塊濕汗巾。曉得是哭過了。點頭歎道。是是。馬克忽然醒來。說道。是你老人家麼。我什麼時候睡着的眼睛上。淚痕還沒乾。博士老大的不忍。安慰道。你是哭過了。睡的麼。不用哭。此後只有歡喜的。本來到這生地方。依靠的人很少。難怪你傷心。但是件野小侯做你的丈夫。我也如前待你和女兒一樣。馬克依然帶着愁容。說道。我是喜歡的。不過對你老人家不住。博士也知他不忘波郎之事。應道。是的是的。就轉到別的上頭。道。件野夫人到那裏去了。馬克道。去找輪姐。早就出門了。博士道。那是路上錯過了。還沒有知道。說着。就大踏步走了回去。可巧老夫人回來了。博士也沒有寒暄。突然對着老夫人道。夫人夫人。婚禮有一必有二。我是爲了內山夫人來的。老夫人又驚又好笑。問道。你說什麼話。博士道。我的補房。倘使不趕快定下。還不知要喫風夫人什麼虧。立刻定下了。那怕他風夫人也就沒有妄想了。又斷斷續續。把那原委說明。老夫人聽得呆了。博士又道。我所說有一必有二。我的意思要

想和令郎一箇日子。並且在一箇教堂成禮。趕快辦起來。我便躲在化學房。不與那風婆會面。也不給他知道。等到成婚了。在倫敦寫封信給他。豈不有趣。這風婆出於不意。不知要驚到什麼樣子。豈不開心呢。說着。早像來的時候。喜得手舞足蹈了。

本篇二十九

婚事未成之先。博士早非常歡喜。老夫人自然沒有從旁阻撓的道理。而且內山夫人配了博士。真是無上之福。老夫人滿腹贊成。說道。我也和閣下一樣的歡喜。祝你們諸事順利。現在我把內山夫人請來。你和他當面談罷。博士他們並非是年輕的愛戀。帶着事務的性質。就道。只要你答應了。後頭的事。我自會去辦。內山夫人照常。在樓上麼。因先叫老媽上去通知。說有要事面談。那老媽去了。還沒有來回話。博士自己跑上了樓。約摸三十分光景。纔下來。比前還要歡喜。不用問也曉得。那結果。博士叫道。夫人。夫人。你也可以歡喜的。內山夫人雖沒怎樣答應。但也不嫌惡。我光說是和輪子風婆合不來。做了補房。恐怕不能治家。明知不能治家。去做補房。還不如。

依舊孤身倒安樂些。我却不以爲然。所以想出箇法子來。等成了禮。把輪子風婆送。到倫敦寄居在道子家。這話已經說明白了。此外我對內山夫人說道。現在小侯成了婚。倘使住在倫敦。伴野夫人就寂寞了。最好和你一同住在我家裏。這句話內山夫人也應承的。夫人內山到了我家。你雖是客。邊年紀雖然比我小。但是我們夫婦待你如同母親一樣。務必住到我家去罷。他這話確是難於謝絕的真心。老夫人也不深拒。答道。到那時再說。那時話罷。這天晚上。博士就在這裏晚餐。却說博士出了門。風婆擔心得很。他想博士莫非到內山夫人那裏去麼。他好像獵狗嗅得出捕物去所。一般望風而知。晚飯時不回來。那就壞了。等到進了食堂。他呆呆的等着。差不多一點鐘不動刀。又但這風婆有一箇弱點。他耐不得餓。如同耐不得貧窮一般。等了片刻。他喫起來早喫了兩箇人的東西。這是貴婦人沒有的。說他是牛馬倒還像些。先是看了壁上掛鐘。呻吟了半天。到後來等不及了。張開嘴。這一喫是忍耐的。反動只留下兩隻空盤子。博士還沒回來。知道變了卦。向輪子道。你父親從沒有不回。

來喫飯的。今天怎麼樣了呢。輪子早已看出他煩悶的神情。心中好不暢快。聽他這一問。再戳他一下道。不好麼。你前頭說和你攀親。已經成功了。在這國裏。是不能娶兩箇妻子的。恐怕不是和內山去求親罷。風婆心裏料着。一定是去求親。或者回來了。躲在化學房裏。也說不定。就要去檢查。怒冲冲看了輪子一眼。就跑到化學房。看見裏面點了燈。原來博士纔回來。決計到成親之日。不和風婆相見。風婆看見有燈。心裏放了一大半。趕緊在穿衣鏡內掠了一掠。頭整整衣裳。推門進去。說道。你回來太遲。我正想來接你。博士道。我早就回來了。因為要趕緊試驗化學……風婆道。沒有連喫飯都忘了麼。博士道。飯喫過了我拚命的在這裏試驗。看他確是忙得很。拿些有顏色的液體。裝在瓶裏。這箇倒到那箇。風婆道。你如其這樣忙。叫我來幫着你就好了。爲什麼把我當外人呢。博士道。你也歡喜化學麼。風婆道。雖不十分清楚。但是很歡喜的。化學和天文幼時在女學校教師時常稱贊我的。現在忘記了。不過你指點我一下子。立刻就記得的。博士就指着一箇藥瓶。說道。這瓶裏的液體。倒三滴。

在那箇液裏風婆。想道。居然叫我做事。這是分明當我是自己人。多年的大願。差不多要圓滿了。就歡歡喜喜的問道。只好三滴罷。博士道。多一兩滴也不要緊。多了有。效力的說着。却把嘴藏在袖口邊。暗笑風婆不知好歹。冒冒失失滴了一點。那瓶中。液體化合如同沸騰一般。有一股鼻不能受的惡臭。由瓶中直衝到風婆臉上。

本篇三十

化學原來是這樣討厭的東西。那般臭氣風婆到底耐不住。一滴下去。已經這樣。倘使三滴。那便如何呢。心裏早膽寒了。但是一露出馬脚。不但現在所說的是謊話。那影響自然要連及終身大事。決計犧牲了這身子。就拿出一條手巾。悶着鼻孔。然後再滴了兩點藥水。真是連氣都透不轉來。博士看見了。快活得無可不可。嘴裏不說。心中接連的是。是少刻又對風婆說道。風夫人不是奇妙麼。也沒有臭氣。也沒有顏色。如同蒸汽水一般的液體。加了別種。同是透明的液體。便發那樣臭氣。濁得來。同泥一樣。照此看來。古人說泥同鉛。那種東西能鍊成金子。不是無理的你。看我來。

試。驗。比。現。在。還。要。利。害。你。把。手。巾。握。緊。了。臉。罷。說。着。又。不。知。混。合。了。兩。種。什。麼。液。體。這。回。真。是。非。常。比。臭。氣。還。要。臭。發。出。來。的。烟。好。像。蒸。籠。一。般。一。直。衝。到。咽。喉。裏。去。沒。有。聞。慣。的。人。到。底。受。不。住。的。風。夫。人。接。連。咽。下。了。咳。嗽。比。死。還。要。苦。他。那。嘴。巧。而。且。利。現。在。是。一。言。不。發。就。那。樣。子。灣。了。腰。逃。出。去。咳。得。直。不。起。腰。來。也。來。不。及。想。野。心。和。大。願。了。博。士。兀。自。叫。道。夫。人。你。來。看。這。是。我。發。明。的。還。要。利。害。呢。那。風。婆。不。知。逃。到。那。裏。去。大。概。是。在。天。井。裏。吸。新。鮮。空。氣。去。了。博。士。捧。腹。笑。了。半。天。一。箇。善。人。也。會。這。樣。促。狹。在。正。理。上。對。於。惡。人。本。是。不。可。赦。的。說。道。這。箇。化。合。物。倘。使。不。覺。得。怎。樣。就。要。用。更。利。害。的。東。西。好。在。直。到。結。婚。之。日。每。天。的。新。用。品。不。會。完。的。這。就。不。怕。他。再。來。襲。擊。了。說。着。開。了。窗。子。放。出。房。裏。的。炭。氣。又。道。連。我。也。受。不。得。那。風。婆。是。初。次。更。覺。得。利。害。了。這。事。覺。得。太。過。一。點。但。是。他。害。人。不。留。餘。地。的。也。沒。什。麼。要。緊。是。的。是。的。

却說馬克總像懷着鬼胎。終日伊伊鬱鬱。只有對着老夫人勉強承歡。老夫人早看

出他的心事。也捏着一把汗。不由的想到從前的疑心。回想馬克受疑的時候。他那般驚痛。到底爲了什麼呢。雖說是誤解我的話。但是我的話。沒有可以誤解的地方。又是怎樣的誤解呢。很想問他一番。但是現在却做不到。還是問他來歷罷。來歷明白了。別樣也自會清楚。想到這裏。就四面八方找出話來講。問到澳洲事情。並不隱瞞。却也沒有捉得牢的話。他所謂羞恥。大抵是生計艱難。父親不講道德。往往哄嚇詐騙。所談者無非這些話。光是這等事。也不犯着失魂落魄。老夫人不得要領。想道。或者兒子總聽見過的。就探他口氣道。你身上的事情。告訴過你丈夫麼。馬克很認真的說道。我一定想和他說。但是好幾次。他都不願聽。止住了完事。老夫人道。那是我兒子的生性。他相信一箇人的時候。你告訴他一點疑心的樣子。也是討厭。不過他既深信你。越發不能不說。等空的日子。你和他說我有點身上的事。講給你聽。這就好了。馬克想了一想道。是的。我照這樣說就是了。老夫人是和馬克朝夕在一起。他的性情。格外看得親切。覺得這真是難得的媳婦。將來夫婦當中。一定要好的。爲

了這樣喜歡。所以盤問他那根柢。實在是一片熱心。後來又問道。你說是由這裏到澳洲的。你這裏有知道的人麼。馬克所知道的人。那人必定曉得馬克一切。去問那人。豈不直捷爽快。這意思却含在說話之中。馬克却想不起了。悄然說道。我有箇伯母。名叫竹子。從小愛我的事情。不大清楚。不過這伯母的面龐。我還記得。餘下就不知道了。老夫人道。這伯母名叫竹子。你說你姓春山。那是叫做春山竹子。也未可知的。姓名是想着了。光是一箇姓名。那能知道事實呢。馬克也是這樣想。說道。我想必就生在這種人家。但是不曉得的事情。想了也是無益。我家沒有人的。我也斷了念了。說着。好不傷心。老夫人看着他這種遭際。却也難怪他淒涼。究竟實在不實在呢。是否爲了無家傷心呢。這地方至今沒有曉得。

本篇三十一

馬克早和老夫人約着。在成婚以前。把來歷告訴小侯。認真說明了。究竟是怎樣的根柢呢。老夫人聽見他肯和兒子說。已經心滿意足。有一天小侯由倫敦回來。老夫

人早吩咐他。無論如何在成婚以前。總得問問他的來歷。沒多時。已選定了日子。因年內爲日無多。所以消吉在新年成禮。博士和內山夫人也是同一箇日子。不必說的日子既定。要準備各種事情。馬克依舊到倫敦去。住在道子家裏。小侯每天去看他一次。但是要豫備蜜月旅行。把一箇月的公事。提早趕完。所以忙得很。談的時候。也不能長久。差不多沒有安安穩穩談心的空子。因爲這樣。那馬克說明來歷的事情。一天一天延擱着。照這樣。終久沒有明言的日子。好日就到了。爲什麼馬克不早些約會小侯請半天假呢。可見他這來歷。很難明說的。有一天。道子夫婦在第二天要出門買東西。有一天不回來。馬克就想乘這空子。和小侯談心。對小侯道。明天有很長的話和你談。請你抽出點功夫來。小侯繃着眉頭。說道。那裏來的功夫呢。那怕聖誕節呢……他意思是說。聖誕節雖有功夫。但是在人家歡呼之中。也不能談很長的密語。說着。一眼看見馬克有不悅之色。就改口道。這樣罷。明天午後來罷。一半是想起母親交代的話。大約明天所談。就爲這箇了。第二天小侯來了。仍是很匆忙。

的。首先掏出錶來。說道。我在這裏坐三點鐘。又道。不至於三點鐘談不完罷。一面笑着他的意思是不聽也曉得的。要簡括些開場白中。就含着這箇啞謎。馬克道。實在我身上的事。就是從前的履歷。今天想和你細談。這是第一次。小侯想道。倘使我一。句。一。句。的。回。答。那。時。候。更。長。了。就。說。道。我。不。做。聲。在。這。裏。聽。你。不。要。中。斷。也。不。可。重。複。直。截。了。當。的。說。罷。這。樣。立。逼。着。叫。馬。克。更。難。啟。口。他。明。明。覺。悟。了。的。也。打。了。一。箇。頓。就。答。應。着。先。把。大。致。說。出。來。道。我。從。小。住。在。本。國。的。事。情。都。忘。記。了。只。有。一。箇。伯。母。叫。竹。子。待。我。和。曼。姊。很。好。的。我。父。親。時。常。吵。鬧。這。兩。件。事。還。略。有。點。記。得。小。侯。早。已。想。問。那。曼。姊。是。阿。姊。呢。還。是。妹。子。呢。但。是。馬。克。出。嫁。在。先。據。此。想。來。一。定。是。妹。子。了。便。不。去。問。他。馬。克。接。着。說。道。是。姊。妹。二。人。父。親。帶。了。上。澳。洲。的。船。至。於。到。了。澳。洲。這。一。段。却。不。記。得。了。姊。妹。兩。箇。就。在。小。學。堂。走。讀。沒。有。多。時。父。親。娶。了。箇。當。地。女。人。做。塾。房。這。繼。母。生。性。奢。華。把。父。親。一。點。積。蓄。用。得。罄。盡。漸。漸。改。住。小。房。子。我。姊。妹。也。讀。不。起。書。了。這。繼。母。看。見。牀。頭。金。盡。反。目。無。情。逼。着。離。婚。又。去。嫁。了。箇。財。主。這。都。

是澳洲事情。其實小侯所要聽的，只有和波郎結婚那一小段。嘴裏雖說不要聽，這不過是人情話。心裏何嘗不要聽呢？但是說到這地方，偏不容易接着說道：廢了學之後，另外有箇程度稍高的學校。那女校長，看着很可憐的，叫我們給學校裏少須做點粗事，那就不用學費。姊妹二人從此就是這樣，每天受三點鐘教育，做兩點鐘的工。父親雖然落寞，但是爲了女兒的事情，却有箇異樣的見解。常說道：你姊妹的身分，定可做那學堂小使，說着很生氣。但是要捨掉這兩箇女兒，使他不受教育，也做不到。他日回到英國，對親戚們說不出的，沒有法子，只好聽我們這樣去學。這當中那離婚的繼室那丈夫也，傾了家，絕望而死，再回到父親這裏，重新做我們的繼母。說到這裏，覺得非常可恥。小侯依然含笑聽着，不加一語。他又說下去道：這繼母來了，生計格外艱難。父親因爲避着債主，連夜搬家，如同逃的一樣。這搬的地方，離走讀的學校有七英里，不能走讀了。曼姊就此輟學。我那時依賴着女校長，住在學校裏。禮拜六走回來，禮拜一又走了去。這是一點不覺得難過，但是回

來的時候看那繼母只把曼姊引到奢華浮薄裏面去父親的貧苦他看得很疎遠這是澳洲無教育的女人玩弄男子的常事我想着很傷心和這繼母鬧過好幾次有時由學校回來也覺得累着家裏後來學校送的酬勞也貼了家川自己仍舊學着這時候十七歲不料那女校長死了後來沒有人擔任沒法子只好回家這時那波耶也到我家了說到這地方纔和小侯要聽的漸漸相近

本篇三十二

小侯想道波耶到了家裏怎樣成親呢就傾耳聽着但是馬克說到這裏覺得很礙口說得格外鄭重逐句句很留心的好像那奸猾的犯人只揀輕的供雖然一句話不想端整了不肯發的他輕輕的說了一句道沒有多時就成了婚禮自從波耶到了家裏到結婚為止從中一定有許多關節但是一句也不提起那樣子好像欲言不能出口一般縱使問他也是照這樣說接着道成婚後只半箇月我姊妹的大難來了父親急病而亡我父親雖然不歸正道但是待女兒是他人不能及的有時爲

了。曼。姊。拿。手。槍。對。着。波。耶。胸。口。要。打。死。他。聽。到。這。裏。真。令。人。不。解。了。爲。了。曼。姊。拿。手。槍。對。了。馬。克。丈。夫。是。什。麼。事。呢。小。侯。雖。然。像。不。大。留。意。的。樣。子。其。實。是。十。分。聳。着。兩。耳。聽。了。這。話。想。道。一。定。是。波。耶。這。賊。一。面。和。馬。克。成。婚。又。去。調。戲。他。的。妹。子。了。馬。克。又。道。父。親。死。後。我。和。曼。姊。都。落。在。波。耶。手。裏。聽。他。怎。麼。樣。沒。有。人。能。防。範。他。的。繼。母。呢。不。等。我。父。親。安。葬。早。逃。得。無。影。無。踪。卽。使。不。逃。也。制。不。住。波。耶。我。的。話。一。句。也。不。聽。波。耶。的。話。是。百。依。百。順。他。向。來。是。巴。結。波。耶。的。我。姊。妹。連。波。耶。三。箇。人。葬。了。父。親。自。此。波。耶。便。封。了。王。任。意。胡。爲。我。和。他。拚。命。的。爭。過。幾。次。我。想。這。人。真。是。惡。棍。偏。偏。曼。姊。的。脾。氣。與。我。不。同。他。受。了。繼。母。薰。陶。沒。有。認。真。想。一。件。事。隨。便。什。麼。且。顧。眼。前。爲。了。這。樣。波。耶。越。發。肆。無。忌。憚。我。真。厭。惡。他。極。了。小。侯。聽。了。這。種。情。節。覺。得。自。己。所。料。的。不。錯。早。生。了。敬。服。之。心。據。此。看。來。馬。克。所。謂。自。己。的。惡。事。原。來。與。他。自。身。無。涉。都。是。波。耶。和。曼。姊。的。罪。孽。他。倒。反。瞞。了。起。來。引。爲。己。過。小。侯。這。麼。一。想。那。崇。拜。的。念。頭。直。到。無。以。復。加。馬。克。又。道。後。來。就。是。波。耶。火。車。之。變。未。幾。生。了。箇。女。兒。曼。姊。也。接。

着。死。了。說。到。這。裏。也。無。容。多。贅。大。約。那。曼。姊。是。和。波。郎。同。死。在。路。上。的。了。
說。到。這。裏。就。看。了。小。侯。像。要。叫。小。侯。會。意。於。言。外。的。神。氣。不。過。光。是。這。幾。句。話。小。侯。
怎。能。了。解。呢。那。馬。克。却。是。無。論。如。何。不。能。出。口。果。然。不。說。今。天。特。地。叫。小。侯。來。是。毫。
無。功。效。要。想。說。又。沒。有。那。勇。氣。不。說。又。不。行。只。落。得。心。中。煩。悶。小。侯。看。着。馬。克。是。潔。
白。無。瑕。所。以。臉。上。非。常。安。樂。馬。克。對。了。這。副。神。情。那。要。想。明。言。的。心。又。頓。了。一。頓。想。
道。在。親。信。自。己。的。人。面。前。說。那。腌。臢。的。話。倒。還。是。在。疑。我。的。面。前。容。易。說。些。想。到。這。
裏。那。說。話。早。劈。空。而。來。戰。兢。兢。的。問。道。這。就。是。不。配。做。你。夫。人。來。歷。污。穢。的。女。子。這。
意。思。你。懂。了。麼。

本篇三十三

有。不。能。不。說。的。事。但。是。沒。有。直。言。的。膽。量。光。說。道。你。懂。麼。要。想。人。家。言。外。見。意。小。侯。
聽。了。怎。能。知。道。也。不。獨。小。侯。隨。便。那。箇。聽。這。一。點。說。話。也。不。能。了。然。的。

那。想。說。不。能。說。的。究。竟。是。什。麼。事。呢。怎。樣。的。惡。事。怎。樣。的。詐。偽。呢。馬。克。自。己。實。在。覺。

得污穢。而且明曉得瞞着了成親。於理不合的。因此說出不配做你夫人。來歷污穢。那種話。小侯頭筋直綻的說道。你從前的境遇。不是自己找出來的。自然成了那樣局面。怎能怪得你來呢。令尊和繼母波郎所有的卑污苟且。於你是一無關係的。這是小侯對於馬克的宣告。判定他沒有罪名。但是馬克心裏知道。不能受這判語。要緊的事由。不說出來。却是無罪。一說出來。怎好這樣輕輕過去呢。罪案到了發覺的日子。聽你小侯有幾多寬大。也不能說卑污苟且。與你無關。這樣從輕發落了。確係有罪的人。說他無罪。稍有天良的。越發不能不實供了。但是馬克看見小侯這般親熱。更覺難於出口。又遠遠的說道。曼姊不在之後。只賸我和小孩兩箇。那時已斷了糧。食房錢積欠着。房主立逼着出屋。我想和這孩子一同餓死。除此別無方法。幸而近處有一箇寡婦待我親熱。萬分借此度着命。和乞丐一樣。這時候博士的匯票到了。說到這裏。一頭哭着道。我接着信。想道。這回恐怕是二十鎊房租和其餘積下來的借款。算一算。倘使有五十鎊。那就好了。及至拆開一看。却有四百鎊金子。並且還

叫。我。領。着。小。孩。到。英。國。來。我。那。時。歡。喜。感。謝。也。沒。話。可。說。就。到。銀。行。去。拿。錢。但。是。少。
 有。點。累。贅。剛。纔。所。說。的。寡。婦。他。同。我。到。銀。行。去。做。了。證。見。說。這。人。的。確。是。大。津。波。郎。
 的。妻。子。這。纔。把。錢。拿。到。了。手。小。侯。想。道。澳。洲。那。地。方。詐。騙。的。人。很。多。所。以。匯。票。取。錢。
 是。難。免。累。贅。的。此。外。也。想。不。到。了。馬。克。又。道。我。得。了。這。筆。錢。還。清。了。宿。債。又。留。下。二。
 十。鎊。託。了。那。寡。婦。等。我。那。繼。母。倘。來。的。時。候。便。給。了。他。自。己。就。動。身。到。這。裏。來。未。來。
 之。先。我。却。仔。細。想。過。的。到。英。國。來。好。不。好。呢。博。士。的。親。熱。能。常。是。這。樣。麼。但。是。不。來。
 的。話。縱。使。有。四。百。鎊。金。子。也。要。消。磨。盡。的。到。後。來。依。然。是。不。了。這。小。孩。終。久。是。博。士。
 的。孫。女。我。自。身。也。生。長。在。英。國。怎。好。不。回。家。鄉。呢。或。者。仗。博。士。的。力。給。我。找。箇。立。身。
 的。行。業。我。這。樣。想。着。所。以。回。到。英。國。來。到。了。這。裏。第。一。遇。見。了。你。我。一。想。原。來。世。界。
 上。還。有。這。樣。熱。心。高。貴。的。人。陡。然。覺。得。自。己。的。行。爲。只。有。詐。僞。兩。箇。字。把。身。子。早。陷。
 在。污。泥。裏。我。恐。怕。這。身。子。沒。福。受。人。間。的。親。愛。那。時。就。想。明。言。縱。使。責。罰。我。捨。棄。我。
 也。應。該。受。這。罪。業。相。當。的。處。置。彼。時。我。說。要。和。你。明。言。是。你。阻。止。我。那。時。候。你。不。攔。

我現在倒沒有這樣苦處。就在那時你捨了我。博士也趕出我。都說不定。現在想起來。照這樣子。那結局倒使我安了心。也未可料。的小侯看他非常後悔。究爲了什麼事呢。再也想不透。但是照他自己的武斷以爲看透了一定是他妹子的罪惡。拉在自己身上。曼姊是不好的。馬克却毫無塵垢。此外的事不問可知。就看着錶三點鐘。差不多也完了。便道。照我的眼光看來。這不是你的罪孽。却是你的功勞。非但無可羞恥。人家聽了。還要稱贊你的。說着就萬事付之接吻約了。明天再會。就立起身來走了。

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聽了這話。暫時覺得安心些。但是這安心。真所謂暫時。立刻又改了念頭。想道。隨便在那裏。總歸是惡事。怎會有功勞呢。隨便在那裏。總歸是詐騙。怎會非但無恥。而且可誇呢。這一想。越加不能不說。叫道。小侯！這一聲幾乎嘔出血來。小侯早喚他留住了。回轉頭來。笑着說道。用不着聽的。要聽的話。早聽完了一切。我已經明白。說着就拔腳走了。這明言的機會。已經過去。不由的絕了望。呻吟着。

躺在長椅子上。恨道。這好了。除掉終身不了之外。沒有想頭。終身終身。我這惡事。一定不移的了。想到這裏。早傷心起來。這時倘使小侯果然肯聽他的話。或者把始末根由。盡情吐露。可以預防後患。毫釐之差。失之千里。世上人怎好大意呢。

本篇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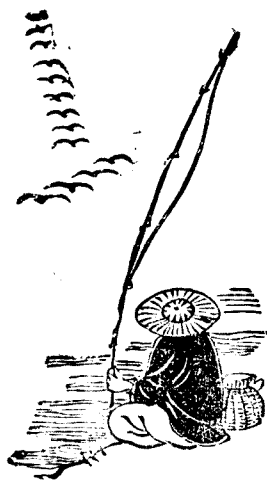
勇氣勇氣。人生在世。隨便到那裏。爲善的勇氣。是不可少的。少了他。一定是錯誤叢生。馬克有不能不說的事。由終久不對小侯說。也是缺少這勇氣的緣故。特地叫了他來。難說的話。擱在後頭。遠遠的盪開去。格外難於出口。終久失了機會。要曉得機會是一去不復返的。這裏不說。就沒有再說的時候。怎樣的惡事呢。是不曉得。就這麼包含着。可以成婚麼。自己的丈夫。可以欺他一世麼。少不得有箇露馬腳的日子。等到露出來。纔知道比到自己陳明。請丈夫寬恕。這得失不是有雲泥之別麼。馬克也並非不知道。因爲知道。所以纔特地約了小侯。但是要緊的話。擱在後面。現在只落得自怨自白。哭一會子。第二天。小侯又來了。馬克覷着空子。對小侯說道。從前所

約。你。後。來。不。要。忘。了。小。侯。詫。異。道。從。前。約。的。什。麼。呢。馬。克。道。就。是。此。後。我。身。上。縱。使。有。不。可。恕。之。事。請。你。不。要。叱。罵。一。言。不。發。丟。開。了。我。你。果。然。這。樣。做。法。我。立。刻。會。意。自。知。罪。大。難。容。了。小。侯。笑。了。起。來。道。又。怎。麼。想。了。說。這。種。話。呢。那。怕。千。秋。萬。古。你。身。上。沒。有。不。可。恕。的。事。情。無。可。實。行。的。約。束。隨。便。多。少。答。應。你。是。了。馬。克。道。不。遠。定。要。叫。你。非。常。生。氣。這。不。是。戲。言。到。了。那。時。請。你。想。一。想。這。箇。成。約。不。用。再。來。近。我。就。好。了。小。侯。道。這。樣。的。麼。一。面。笑。着。靠。到。身。邊。去。他。心。裏。看。他。那。要。求。如。同。閑。話。一。樣。馬。克。的。命。運。却。從。此。定。了。

隔。了。一。天。晚。上。下。着。雨。沒。有。行。人。的。一。條。街。上。某。律。師。的。事。務。所。裏。來。了。一。箇。婦。人。蓋。着。幾。重。面。網。這。律。師。經。識。了。多。年。也。不。稀。奇。知。道。是。有。事。來。託。他。的。面。貌。年。紀。雖。看。不。出。但。那。箇。氣。派。知。道。不。是。下。等。人。老。律。師。屏。退。了。他。人。竭。力。放。出。那。和。藹。可。親。的。顏。色。叫。來。者。易。於。發。言。就。悄。悄。問。道。有。什。麼。事。來。託。我。鑑。定。的。只。見。那。婦。人。含。糊。着。說。道。是。的。我。想。來。聽。你。的。判。斷。譬。如。有。箇。人。結。婚。不。用。自。己。的。本。名。成。了。禮。算。不。

算正式婚姻呢。老律師板了臉道：如說是不用本名，一定是用假名登記了。我是歡喜直言的，還是不做那事情好？那婦人早在面網底下，微微歎息說道：爲這事情，非此不可。果然這樣，那便……老律師道：無論如何，總要在婚禮以前和男子說明，用自己的真名纔是正當辦法。這是法律以外的說話，停了一停。這老律師又道：據法律上說來，夫婦之間明知是用的假名，那婚禮便沒有效力，與私通野合相等。這理由是夫婦串通了欺人，法律上不認他是婚禮。婦人道：不是這樣說。夫婦之中，只有一面曉得不是用的本名，便怎樣呢？老律師道：是的那一面不知道，是假名，這婚禮在法律上謂之有效，與用本名一樣。生出夫婦的義務，其理由是倘使這箇無效，那男女相欺的事情極其容易了。有時自己的妻子曉得他不是本妻，又有時自己的丈夫用假名字再去欺別箇女子，用那不算數的婚禮，破他人之節操，也有的。那婦人聽見說，縱使假名，只要丈夫不知道，那婚禮就算數。又問了律師一遍，覺得有安心的樣子，拿出很豐富的謝儀，返身去了。老律師早懂這意思，點頭說道：這婦人不

是。想。成。婚。以。後。棄。掉。男。人。的。他。是。想。做。那。終。身。有。效。的。夫。婦。他。倘。使。要。求。這。婚。禮。無。效。的。後。來。棄。掉。丈。夫。一。點。沒。有。難。受。的。地。方。倘。使。求。他。有。效。到。了。露。出。假。名。字。的。時。候。怎。樣。對。得。住。丈。夫。呢。恐。怕。要。苦。了。他。這。身。子。其。實。在。成。婚。以。前。丈。夫。正。在。心。醉。的。時。候。說。明。了。不。但。不。怒。而。且。說。你。是。真。心。倒。反。格。外。愛。惜。我。應。該。將。這。道。理。告。訴。他。纔。好。就。在。窗。子。裏。一。望。那。婦。人。已。不。知。那。裏。去。早。看。不。見。了。



中 國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東 西 兩 半 球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世 界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五角 丙種 一元

暗射地圖。久為地理教科要件。圖內僅具符號。不註地名。懸之教室。俾學生默識。自練其記憶之力。以免隨過輒忘。本館仿外國最新之法。製成暗射地圖三種。藻以七彩。印刷精緻。顏色鮮明。城埠線路等類。削繁識要。至世界暗射圖。於各色人種分布處。逐一標出。尤為本圖特色。洵暗射地圖中第一改良之新製。